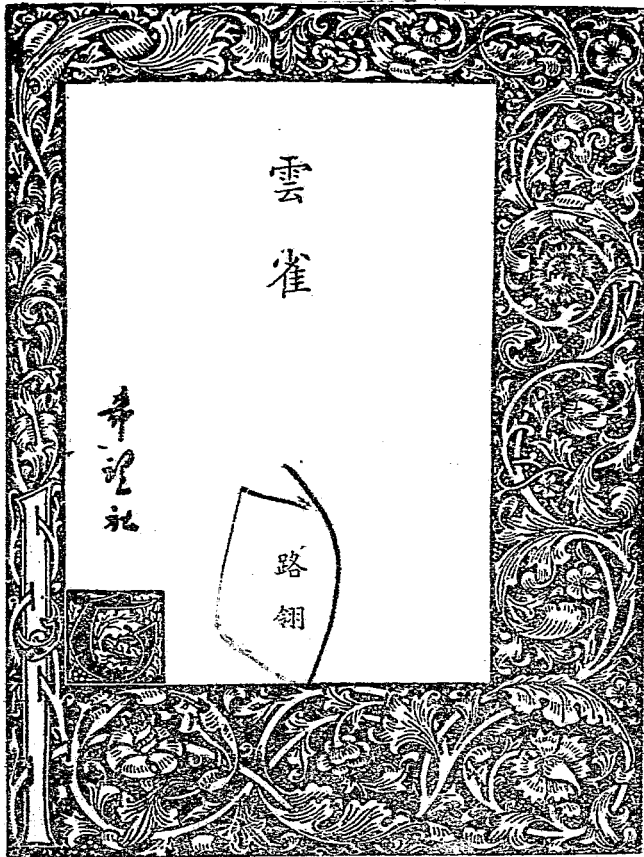


徐几 題

寄題: _____

交寄人 王銀亭



本劇上演，須得作者同意，信由
上海郵箱四一七六號希望社交。

MG
I234
79

路翎第一劇本：

雲雀

（四幕悲劇）



3 1761 9350 0

人物：

李立人：中學教員

陳芝慶：中學教員

王品羣：中學教員

周莖海：中學教員

李成駿：學生

程學陶：學生

程父：鄉下老人

降婦

校工

時間：

一九四六年，春天到夏天。

地點：

京滬線附近的一座小城。辛立人和陳芝慶底家裏。

第一幕



在李立人夫婦底家裏。舞台正面是由鄉下的房子佈置起來的，他們底書房和客室。左邊有門通裏面的臥室，右邊正面有門通外面。這門，像一切和所處的社會不調和的家庭的門一樣，是常常關着的，打開的時候，可以瞥見隣家底破舊的瓦屋的一角，以及平坦的田野和遠處的樹林。正面開着窗子，顯然是經過居住者底改裝的，裝飾頗為精緻。近處的樹木，在窗子裏可以看得見，但主要的，這窗子給人一種寬闊的感覺。顯然地，在這家庭的主人們底精神裏，這窗子是佔着很大的位置。房間裏面還整齊，靠窗放着書桌和書架，但書架上並不完全是書籍，也有零碎的物件，總是一整理起來就又弄亂了的樣子。壁上掛着爲主人們所熱愛的歐洲底偉大的知識者們底畫片，也掛着一張陳芝慶底畫像。這一切顯示

着，這個家庭是十年以來在時代意識底尖端上所發生的結合之一，它是充滿着內心的痛苦，忽視着環境和世俗底力量，在陰暗之處作着猛烈的鬥爭的。

開幕時陳芝慶坐在房內看着書，有時帶着幻想的神情隨便地哼着歌。是春天的黃昏的時候，從不遠的廣場和大道上不時傳來鄉野的孩子們底叫罵的聲音，和兵士們齊聲地唱着
的粗暴而又疲勞的歌聲。陳聽着歌聲，厭惡地搖了一下頭。稍停，有敲門聲。

陳：哪一位？

周望海上，善良地，靦腆地笑着。

周：立人回來了罷？

陳：（平淡地，不願意地）他嗎？還沒有呢。

周：（猶豫着）那我等一下再來。（預備走）

陳：（有點抱歉）坐一下罷。

周：（主要的因為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走出去，坐下了，拘謹地沉默着。）

陳：（望着他，忽然感到了他底可愛和善良，熱切了起來笑了一笑，用着優越的聲音說——）

聽說你要訂婚了呢。

周：（笑笑）沒有。……完蛋了！

陳：（驚愕）真的嗎？怎樣呢？

周：我也說不清楚。

陳：（默了一下，忽然猛烈，辛辣地——顯然這與周望海完全無關）哦，我知道了！不是你對於她有了過高的要求？那麼，我有一個意見。對於女人們，不要要求什麼，永遠不要要求什麼！你可以欺騙她們，壓迫她們，斬斷她們底一切退路和進路！（冷笑）就是這樣的！沒有路了。（冷笑，懇着）她們自己是不會尋出一條路來的，是不是？

周：（不解地看看她，終於笑笑）

陳：（不一定對周說）我看我們都疲倦了。有人說過，在人生裏面沒有趣味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失敗的！

7
周：立人就要回來了罷？

8
陳：哪個曉得他底事情！

（敲門聲，陳賊進來，王品羣上，看了一下周望海。笑笑，嘆息了一聲，顯得疲倦，不安，坐了下來，帶着深深的憂鬱凝望着窗外，就這樣的好久都不動一動了。衣服的質料是
很好的，但弄得很舊，穿得也不整齊，蓬亂的頭髮，蒼白的臉色，顯出內部的猛烈和頹唐
的色調。窗外傳來孩子們底吵鬧聲和兵士們歌聲，房內三個人靜默着。周望海是拘束的，
王品羣則是忘却了一切似的。周望海注意地望了王品羣一下，終於站了起來。）

周：我等一下再來。（下）

陳：（靜默了一下之後，譏嘲地）又不舒服啦？

王：（搖頭，歎息。）

陳：怎麼呢？

王：（搖頭，歎息）時間過去了！

陳：怎麼講？

王：（起立）沒有什麼……我走了。

陳：你這是幹什麼啊！昨天還是那麼高興的，說是要把學校裏面好好地弄一弄……

我都跟學生說過了要弄歌詠隊，你又……

王：（憤然）這是什麼環境呀！

陳：你不是說你認識……你父親底朋友參議員麼？

王：（沉思着）我一個人上火綫打仗麼？

陳：我呀！

王：（搖頭）說不清楚。說不清楚。（頓）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什麼，我說不清楚。

好，再說罷！（下）

陳：真古怪，這個人！（站起來，王已經走出）你又有些什麼神祕呀！

（突然冷笑了一聲，憤怒地坐下來，胡亂地翻着書。靜靜地，李立人推門進來了。）

李：（疲勞地）這是今天的報紙。周望海來過嗎？

陳：來過。（看着他）你下午並沒有課，怎麼又搞到這時候？

9
李：在圖書館裏找東西，後來就下鄉去……一個學生害病，到他家裏去看看的。

（歎息）我沒有想到，鄉下的人家會這樣窮！

陳：（注意地看他，忽然想到似的，站起來給他倒了一杯水）你累了，休息休息罷。

李：（喝着水，希望談話，希望能使她感覺到）你想想罷，老女人底眼睛快要瞎了，在那裏紡綫，老人家穿着破褲子，看見有客人來，就驚驚慌慌地想把那破的地方藏起來。我不懂爲什麼貧窮給人這樣大的羞恥！我恐怕從來沒有真的感覺到——想想罷，大兒子是讓拉壯丁拉走了，可是他們仍然要送他們底第二個孩子來上學！

陳：（平淡地）也許是爲了逃壯丁的。

李：可是這樣的說法並不能說明什麼。（沉思）我們在書本裏生活得太久了！

陳：你底東西弄好了嗎？

李：我找到幾本關於明末清初的書。（打開了剛才帶回來，放在桌上的白紙包）哪，你看。

陳：（接過書，看了一本的封面，隨即漠不關心地丟下。沉默了一下）老實說，我不大歡

喜歷史。

李：（熱情地）我也並不是怎麼喜歡。可是，這麼多年了，從來沒有一本給中學生甚至大學生唸的關於國近代史的好的課本，學生們還是在唸着秦皇漢武！教了兩年歷史，我自己也苦痛，我發覺關於中國底過去，不是關於朝代之類，而是關於作爲人類的生活一部份的這種過去，我自己也沒有懂得。人從歷史才明瞭今天的生存的！

陳：（笑笑）可是今天的生存更要緊哪！

李：所以！我對過去並沒有興趣於我所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今天的中國人是從哪裏來的，我們應該怎樣生活，以及應該不怎樣生活！

陳：王品羣說，學校的事情他一個人對付不下來。

李：唔。

陳：他底意思是，如果我們一齊幹起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學校掌起來。

李：他做麼？

陳：就是咯！他一個人，他底情緒非常壞！原來你不是也想使這個學校澈底地改變

一下的麼？

李：（慢慢地）這個問題嗎？我呢，我是希望這樣的。可是這要先弄清楚對象。我們底對象，第一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第二是這個學校——主要的還有我們自己底動機。如果因為生活得沒有趣味，想熱鬧熱鬧，那是大可不必的。寂寞並不是可怕的，對不對？現在的局勢很灰暗，這裏呢，是一個外表上看來還開通，其實內裏面是和那些邊僻而守舊的地方並沒有不同的。學校裏面，和以前我們所遇到的情形一樣，全是大地主控制着。不過這裏的大地主們文雅一點，做做生意，看起來開通一點，實際上恐怕比邊僻的地方的地主們更惡劣。因為，很明顯的，他們和政治的關係更密切。王品羣所依賴的，第一是他所認識的那位參議員，第二是我們這些人，可是他並沒有想到，如果這學校逃不脫這些大地主底控制，一切全是幻想。我看，他才來了一個月，恐怕未必清楚這些情形罷。

陳：那我們就什麼都不必做咯？那我們乾脆到上海去罷！

李：（確信地）我們有我們底事情！

陳：（譏刺地）研究歷史麼？

李：對於人！有願意和你一道走路的學生們，有因了我們而漸漸地看清了社會和人生的學生們！實實在在地做事，生活，不必害怕將來。（冷笑似地）我們會活得很好的！（翻着書）

陳：（沉默了一下）唉，這種厭倦的生活啊！——沒有一個能夠談話的人——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掉！

李：（看看她，走到桌邊，點燃了煤油燈，慢慢地寫起字來）

陳：（拿起書來又放下）你覺得王品羣這個人如何？

李：（慢慢地）唔，他嗎？

（敲門聲。李問：「哪一位？」王品羣上，仍然是先前的憂鬱的神情，默默地坐下。）

王：（小聲地）回來了嗎？

李：剛才。

王：在寫東西？（慢慢地取出烟來抽着，慢慢地從憂鬱中閃出了譏嘲和滿不在乎的味道）

李：從學校裏來？

王：報館裏送了校樣來。排字工人把整個一橫條都顛倒了，恐怕又要脫期。唉，連報紙副刊都要脫期……（向陳）你底文章排在下一期。

陳：（高興而羞怯地笑着）那還是兩年前寫的東西呢，叫你不要用，又不是稿子不夠用。

王：（向李）立人，你該跟我寫一篇文章了罷。

李：文章？我能寫什麼文章？（搖頭）

王：你不是在寫？

李：這是不相干的，這不能叫文章！

王：（感慨的大聲）算了罷！文章就是寫在紙上的一條一條的黑字，哪裏還有叫做文章的！老實說，到這裏來的哪個王八旦才想弄這個副刊的，不過是別人硬

拖！這麼多年，編這種東西，編來編去的早就倦透了！（兩腿翹在椅臂上，活潑地，大聲地）走罷，老兄，咱們到上海去罷，辦一個雜誌——

李：（嘲弄地）哦！

王：喂——（從椅臂上放下腿來）

（李看着他）

王：怎麼樣，幹不幹？動手罷，把老鬍子幹掉，你來當校長！

李：我？（搖頭）開玩笑罷！

王：哪個王八旦才開玩笑！老兄，說真話，非常之敬重你，對於你這種君子是不作與開玩笑的！（認真起來）我想這也沒有什麼困難。第一，我們發動學生，把他們組織起來，你，芝慶，周望海，我，我們在課堂裏發動一個鬥爭，公開地批評校政！其次，在我底副刊上放起炮來！我跟芝慶談過不止一回，我們發動學生辦壁報，組織歌詠隊，我估計過，學校裏受學生歡迎的，祇有我們幾個教員，要是我們一走，這學校馬上就垮台的！

李：（笑）也沒有這麼樂觀罷！

王：可是也決不悲觀！看罷，下一屆董事會開會以前，我們就可以叫老鬍子身敗名裂，滾蛋！下學期我們就好多找幾個朋友來。說真話，我對教育近來非常有興趣！

李：（笑）那就好咯！

王：（望着他）如何呢？哎，立人，你怎麼這麼消極啊！（向陳）芝慶，勸勸他罷！（默，嘆息）說真話，立人，我覺得你蒼老多了，我也是的！你雖然比我大幾歲，可是從前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還是非常好玩愛鬧的，就像是小孩子一般。（向陳）哦，你沒有見過立人從前的樣子罷！那真有趣！

（李笑着，陳諷刺地笑着）

王：（爽快地）芝慶也變了！上個月，接到了你們底信，我決定來，我非常意外地發現了芝慶底丈夫原來是我先前的朋友！我說的果然不錯：人是跳不出他底圈子的，轉來轉去還是這個圈子。你們看，我這條光棍，又轉到這個圈子裏來

了，哈！上個月，一走進門，我幾乎認不得芝慶，兩年不見，完全變了！真有趣，真有趣。（默了一下，然後甜蜜地、老氣地點着頭）芝慶還是個孩子！還是個孩子！我一直不放心她，直到知道了原來你們在一起，我才放心了。還是個孩子！

陳：（憤怒而冷笑）算了罷，不要做詩了，副刊編輯先生！

王：孩子——對於我終於到這裏來了，你覺得意外嗎？

陳：（惱怒地）我倒沒有覺得意外！我倒是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意外的事情都是可能發生的！

李：（望着她）你這是什麼意思？

陳：沒有什麼意思。（向李）給我倒杯開水！

王：意外的，——我覺得——是你已經結了婚。我還以為你不會結婚的。

陳：你怎麼知道？

王：我對你底性格有一種想像。（笑，小聲地）孩子！

陳：（爆烈地）你却是一個英雄，詩人！我早曉得你看不起我們哪！你曾經跟誰說過，我是變成小市民女人，我是墮落啦！啊，我真不知道你在怎樣看別人！（忽然發怒）這也就是我底問題了，我也不知道怎樣看別人，也不知道怎樣看自己！我可以告訴你，我很快樂！

李：你心情不好嗎？

陳：我喜歡這樣說說，我好久沒有說了！（默，然後，想到了什麼似地，站起來走進內房。房內靜默着，李立人靜靜地望着前面，王品羣臉上有勉强的笑容。天色漸黑，空氣溫柔而溫暖，外面又走過一羣雜亂地叫鬧着的孩子們，一個鄉下少年在窗子外面伸頭，快樂地伸了一下舌頭，稚氣地說：「李先生，我還以為你不在家哩。」李親切地笑笑。學生走開，傳來歌聲。少年底孤單，不合拍，然而美麗的聲音唱着：「月兒高掛在天上。」王品羣忽然地站起來走動，顯出了先前的那種憂鬱、沉重的神色，然後開始唱歌。李開始翻着書。）

王：（唱着）聽聽，雲雀，在天邊唱，太陽開始升起！——（向李，誠懇地，一邊來

回走着)學校的事情，大家幹罷!……把學生發動起來!我們不能白白地蹲在這裏!(又唱)聽聽，雲雀……

(在他說着話的時候，陳已從內房出來，翻着一本貼像片的簿子。坐下，繼續翻着。玉繼續徘徊，哼着歌。突然地隣家的穿得頗爲整齊的女人推門進來。)

隣：(酸澀地)李太太，你怎麼不告訴我就拿了我底水桶啦!

陳：(起立，臉紅，可憐地)哦，真是對不起……

隣：用一用本來沒有關係，不過我底這個水桶都壞了，我放是放在院子邊上，又不是公用的!

陳：對不起，真是對不起!(遞過水桶去)

隣：(弄響水桶)左隣右舍的，用一用沒有關係，我是說，不過要說一聲!(出，在外大聲地)進進出出的，一天到晚從來不曉得請教別人一聲，就像有了不起，真是還像個人家，連水桶都不曉得買一個!

(李苦痛地看着。陳恍惚地呆站着。王站在窗邊，重複地哼着雲雀的歌。)

王：（異樣地笑了一笑，苦惱而嘲諷地）我打擾了你們罷？

李：（遲鈍地看着他）不，沒有。

王：我還有一點事情……（站定，有點心不在焉）怎樣，學校的事情，就這樣辦哪！

我明天就找學生談。（頓）有空的話，給我一篇文章，啊！（下）

（房裏沉默着。陳芝慶仍然呆站在門邊。不遠的隣家，傳來了推磨子的聲音。忽然地爆發

了男人底粗野的叫罵，接着是砸破磁器的聲音和女人底哭聲，這聲音使空氣緊縮了。）

李：（苦痛而溫存）在學校裏吃過飯回來的嗎？

陳：嗯。

李：我本來想和王品羣好好談談的，可是總沒有機會。

陳：（冷淡地）沒有什麼好談的。

（頓）

李：（更苦痛，更溫和）你心情不好嗎？

陳：（沉默着）

李：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關於學校裏的事情？……常常是，想起了從前的事情嗎？

陳：從前的事情有什麼好想的！

李：我想問你：對於我們底結合，你始終感到滿意嗎？

（陳不答，走到桌邊，拿起一隻烟來，點燃，抽着）

李：（固執地渴望着真實）你剛才說，你好久沒有說話了，那該不是氣憤的話罷！你覺得怎樣，或者，我有什麼錯誤？

陳：（苦痛）我不曉得！

李：（忍耐而頑強）你需要什麼呢？你需要怎樣的生活呢？

陳：那也就是我自己底問題了！我需要，又能怎樣？首先，你需要做什麼呢，你需要怎樣的生活呢？

李：我？（輕蔑地）我沒有絲毫的需要！（頓）我需要的是生活本身，生活，工作，能夠怎樣就怎樣！芝慶，『在暴風雨中，我們要純潔，要更純潔！』

陳：（沉默）

李：忍受瑣碎的、日常的痛苦罷！我們不是生活在可以享樂，可以追求光榮，可以儘情幻想的時代。即使有那樣的時代，那也必定是虛偽而可憎的！我們不必指望將來的報酬，更不必害怕將來。（笑笑）我們將來會生活得很好的！（少停）芝慶！現實，就是理想！我感覺到我們底負擔有多麼沉重和黑暗，可是我也感覺到我們活着是有意義的，我底心裏常常地充滿着信心，這種信心不屬於個人，它不和個人的生命一同完結，因此沒有什麼能夠嚇退它！至少，我是在和舊中國抵抗，和舊社會爭取陣地！你覺得是嗎？

陳：（想着）可是，你這是羅亭式的空話！（大聲）我發覺我不能忍受這種生活！

李：（默然，然後反攻）你說說看，你以為這是怎樣的生活呢！

陳：（斷然）空虛無聊，沒有意義！我不喜歡你說的那些學生，那樣髒，笨頭笨腦的。你說愛，你相信托爾斯太底「愛」嗎？你愛，我問你：（憤恨極點）你愛你底隣人嗎？（大聲）我們沒有水桶，我天天提醒你買一個！告訴你，我再也

不得去跟那些人擠在一起打水了，永遠！

李：（壓抑着）我沒有叫你買？水桶……也算一個問題嗎？——像你這樣的——

陳：我本來就是這樣的，沒有錢用，你不借錢，叫我去找校長，到房東那裏去辦什麼交涉是我，買一點東西也是我！水瓶裏沒有水了，衣服沒有換的，也是我！你就以為這是一個女人應該做的事情嗎？哼，你很會說的，我永遠說不過你，可是我發覺你底頭腦原來也很舊，就像那些舊家庭的男子一樣，以為那些事情是該女人做的，男子動都不需要動一動，他們命令！你就是希望達到這個專制的目的，雖然你看起來很溫和，——天哪，如果不是虛偽的話！

李：（被擊中痛處，痛苦地笑着）可是這是社會的習俗呀，再說，我有那麼多事情要做，你難道不知道麼？

陳：我老實不懂你底所謂事情！你就是這個學生，那個學生，再就是找材料哪，寫些什麼鬼也不要唸的東西，再就是和周望海聊天！你底妻子是一個陌生人麼？我說過多少次，要你跟校長說一說不要把我底四班牙樂課都排在下午第三點

——人家明明欺侮我們，你屁都不放一個！

李：芝慶！（顫抖着）你這樣說使我很痛苦！（頓）從前，當我們共同生活開始的時候，你不是覺得很好，我們同樣的辛苦，受欺凌，可是你不要你底有錢的爸爸寄錢來，你說：『我們自食其力！』你說：『現在我明白了，沉默地勞苦，這才是真的生活！』你忘了這樣的話了嗎？

陳：可是我今天不相信那個了。我不相信一個女人要在家庭裏束縛着而勞苦終生，生孩子，管家事，看丈夫臉色，失却了自己底姓名，成爲一個附屬物，永遠覺得自己渺小！特別是一個有思想的女人！

李：（憎惡而堅強地）你那些是從小說裏檢來的幻想！你希望一個現成的天堂！

陳：（輕蔑地）也許，自然！（呆了一會，忽然奇特地開朗了。這是這種女子常有的情形。站起來小步而迅速地走着，忽然低聲唱了起來）聽聽，雲雀，在天邊唱……

李：你和同事們都鬧翻，叫我爲難！

陳：（不經意地，輕蔑而愉快地）這與我有什麼相干，我本來就不喜歡這些人！還有

呢，今天我跟校長說了，請他把音樂擺在上午第二節，不然我就請假！我問你：你不是說要真實地生活嗎？我不知道這虛偽！

李：你底那所謂真實是不對的！

陳：（想說什麼，但忍住了，憂鬱地望着窗外。她底柔和的臉色已表明了她底暫時的和解了。風暴底來去是同樣的迅速和難以捉摸的。李立人看着她，嘆息了一聲，對她投了同情而怨尤的一瞥之後，就翻開一本書來讀下去，一邊在一張紙上隨時筆記着。陳平靜地呆望着。唱起歌來，高聲地，傾吐地唱了兩句，接着就完全開朗——快樂起來了。）喂！看

哪！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李：（溫和地）什麼事？

陳：（小孩似地）瓊妹來了一封信，她說，她要在上海辦一個雜誌，她說她最近認識了幾個作家，郭沫若，田漢，李健吾，他都認識，要我們跟她寫文章呢！

（熱情地）你看怎樣辦？

25 李：啊！你寫嗎？

陳：（甜蜜地）我寫什麼呢？

李：你寫罷！

陳：啊，不！我要你給我意見嚟！還是你寫吧！

李：（笑笑）我不會寫。

陳：那麼我……（決定地）好，我寫！我想過了，我要寫一篇小說！

李：（笑笑）還是那發瘋女人底故事麼？

陳：怎樣？

李：自然……你寫罷！

陳：不，我要你說！

李：（猶豫地）你覺得需要寫麼？

陳：我怎麼不需要寫？我寫那個女人，她底兒子跟丈夫讓拉壯丁拉去打內戰去啦！

李：光是這個麼？這個，那些作家不已經寫了很多了麼？

陳：（嚴肅地）立人，我不喜歡你這樣刻毒！你又驕傲，你總是看不起別人！

李：（笑，抱歉地）芝慶，寫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人生需要光明和愛，文學也需要光明和愛的。

陳：可是在這個故事裏，哪兒有光明呢？哦，對了，人民底善良！對嗎？

李：勞働者，人民本身底生活的力量！——你感覺得到嗎？

陳：是的啊！好，給我紙筆，我馬上就寫！（坐下來開始寫，立刻停住，撕掉，沉思，寫了幾行，又沉思，然後寫下去了。但又停住。）立人，我們幾時到上海去玩好不好？勝利以後回來，還沒有去上海呢！

李：（在做着自己底事）嗯。

（陳寫着，突然撕去，失望地呆想着，顯得異常痛苦。李憐恤地看着她，輕輕地歎息了一聲。她突然地抽起一支烟來，痛苦地向內房走去了。）

李：（依然激動地看着她）芝慶！

陳：（在房門口回頭，望着）

27.
李：（笑着）沒有什麼。……我說，剛才我想我是錯了。是的，我常常心情不好！

常常錯的。(含淚)你不怪我罷？你總可以理解我，不以為我是一個自私的人罷！(頓，激動)芝慶，我們在一起……

陳：(走過來站在他底面前，慢慢地伸手撫弄着他底頭髮，感傷地)不，立人，我們都是錯的，我不怪你！(狂熱)你是我底大孩子，我們都是孩子，不知道世故，也沒人照料！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就是這樣孤孤單單生活着，從這個世界(指外面)底眼光看來，我們從來都是錯的！

李：(悽然地笑)可是我們從來都是對的！

陳：我們孤獨而悽涼。(撫着他)孩子，這樣自信的孩子！可是你累了，幾年來都是這樣的辛苦，你應該休息休息啦！(深情地看着他，然後轉身走了進去)

李：(望着她入內，歎息了一聲，放下了手裏的事情，拿起另外一本書來看看。有敲門聲，

周望海上)

周：(親切而愉快地)我來過一次了。

李：是有什麼事嗎？

周：沒有什麼。在看書？（走過去看看李底書本，很難受自己打擾了別人，變得沉重了起來。）你有事嗎？

李：（愉快地）沒有。

周：（不安地）看什麼書？

李：法國革命史。

周：哦，圖書館裏新買來的，我說哪個借去了呢！……我喜歡丹東，我喜歡勇敢！
勇敢！第三個還是勇敢！

李：（微笑地沉默着）

周：還是坐不住，無聊起來，就跑出來了。……哦，你想今天王順章鬧了什麼笑話？他剛下國文課，就跑到辦公室裏去找劉小姐，劉小姐一個人在那裏……王順章一走進門（站起來做着姿勢）就跑過去跪下來，說：『劉小姐，我愛你，不然我要死了！』（興奮而騷動地停住，然後兩個人大笑了起來）

李：好傢伙，唸古文的也學會好萊塢了！

周：（不覺地玩弄着桌上的香烟）你抽烟了嗎？（忽然領悟）哦！

李：你抽罷！

周：我這裏有。（但仍然拿了桌上的）我近來壞透了。

李：（親切的兄長態度）怎樣呢？

周：不想做事，頭腦裏空虛得可怕！（頓）我底未婚妻又來了一封信，提議解除婚約。

李：（震動地）怎樣呢？

周：（憤激而笨拙地）還不是那個樣子，我不是名人，我沒有希望，我不能滿足她，如此而已！

李：你怎樣呢？

周：（摸出信來）這是我底回信。我尊重她底自由。

李：（看信）你家裏現在怎樣？

周：母親死了，父親老了，哥哥和嫂嫂兩個人下田。（憂傷地）我也許要回去。

李：（默然）

周：如果我是一個鄉下人，我不需要這種從大學裏和烏烟瘴氣的文學裏教養出來的女子，如果我是一個新的知識份子，那我所需要的也是實際的人生……而不是這種懂得半個托爾斯太的女子。我是人，我有做人的義務！

李：（受了震動）

周：（站起來走了兩步）我自然愛我底故鄉，我愛那些養育了我的人！我知道我不能滿足他們底希望，但是我能滿足他們自己所不知道而爲他們所有的希望！

（頓）這些女性，他們自以爲是進步或者什麼的，其實那祇是墮落的資產階級習性。喝咖啡她們是喜歡的，爲什麼？她們以爲是進步。艱苦的工作她們是憎惡的，爲什麼？她們以爲是「平凡」！希望成爲明星，女詩人，藝術家，至少是詩人底太太，用這樣的希望活着。至於我，自然啦，我是一個不相干的中學教員！（長久沉默）……先前我家裏跟我訂過婚，你不知道罷？那個女子是我底隣居，人非常好，也唸過幾年小學，認識幾個字。也許，她是能夠和我這

樣的人過一生，縱然不明白我底思想，也會明白我底心的罷！可是我逃了。我家裏却接了她回來，因為你懂得，她已經姓周！結果她死掉了。就在六年以前，我在西安的時候，每隔一兩個月，我還接到一個包裹，裏面總是一雙鞋子。我父親底信裏總是附註着說，她，我底未婚妻，替我做了鞋子。最初我不穿，我送給朋友了。……終於我穿了，那却是最後一雙！（頓，忽然憤怒）如果我能有生機，我要向這個冰冷的社會報復！（靜默很久）唉，我底牢騷真多！我覺得還是你好。

李：（苦笑）我不好，麻木了。

周：我覺得你好像沒有脾氣……你底東西弄得差不多了麼？

李：（搖頭）原來看起來倒容易，一動手，問題就來了。

周：哦！有一件事情：教育廳不是給所有的私立學校一筆圖書費麼？是由美國人指
定的？

李：怎樣？我問過了，他們說沒有領到。

周：沒有領到！他們幾個人開過會，分了！王順章昨天下午跑來跟我說的，因為他分少了一點。名字叫做貧寒教員研究補助費。第一筆：鬍子領壹百萬，他底太太領壹百萬！

李：啊！

周：還有呢！去年死掉的朱鶴年不是指定捐一百担米給學校做貧寒學生伙食津貼的麼？也分了！這件事還是王品羣早上跟我談的，他說我們大家鬧一鬧。

李：你怎麼說？

周：我說我無所謂。今天下午，老鬍子找我談話，先恭維我一頓，然後東扯西拉，終於拿出一個競選縣參議員的候選名單來給我，說是已經跟你談過了，活動投他的票。我就乘機跟他談起學生伙食的事情來，他跟我打了一頓官腔！我以為，反正下學期也不想幹了，鬧一下罷！

李：我懂了，這裏面原來還有錢的問題！

53
周：怎樣？

李：你覺得王品羣如何？你曉得他要發動「政變」，打擊老鬍子麼？

周：我聽他說過。不過我以為，鬧，是要鬧的，不過實在祇是做「搗亂份子」，叫他們底天下不太平。至於積極的成功，把學校拿過來等等，那是幻想。還有，我以為陳先生大可不必跟王品羣搞什麼歌詠隊，這沒有什麼意思的，在這種學校裏也太不實際。

李：豈止太不實際，其實別人是有實際的目的的，你懂麼？

周：關於錢麼？未必罷？

李：（冷笑）看罷！

（陳出）

陳：周先生，我想和你談一談，你以為我所有的一點工作都是沒有意義的麼？

周：我不是說沒有意義……我是說，害處反而更大咯！

陳：有什麼害處呢？（向李）你們總是說工作，工作，工作在這裏了，就站在一邊去批評！我曉得你們底意思，你們是說，大家不過在這個環境裏混混！你們，

你們知道校長在壓迫我們，要請我們滾蛋——我們不能反過來請他滾蛋嗎？我不懂我們爲什麼沒有權利自衛！（急進）

（頓，校工老王喊門上）

校工：校長請李]先生跟周]先生。

周：這個時候，什麼事？

李：（突然暴怒）告訴他說，我們有事！

（校工瞭解似地笑笑，站着不動。這是一個外貌善良的老人，李]看着他，他又笑，於是李]在憤怒中現出了笑容，突然地大笑著站了起來。這感染了周]望海，使他也笑著站了起來。）

李：（特別因了剛才的痛苦，活潑而愉快地對周]）你剛才還說我沒有脾氣！（轉向校工，一面取帽子）老王，你是要娶媳婦了罷，請我們吃喜酒呢。

工：李]先生喜歡說笑話。

35
李：（酒脫地）老王，我真的不說笑話。（把外衣拋在肩上）你知道嗎？我是一個

兵。(滑稽地) 嗯，我當過壯丁的！(向內) 芝慶，我出去一下。(愉快地) 真地，我是一個兵！(三人同下)

(李在外大聲而愉快地笑着說，「我是一個兵！」靜場。稍停，王品羣上，張望着)

王：沒有人嗎？

陳：(在內) 哪一個？哦，等半分鐘！

(王坐下繼續四面看看，然後又陷入憂鬱的沉思中。陳出，手裏拿着鋼筆和幾張紙頭，有興奮的神色)

王：你有事嗎？

陳：(忍不住地) 我在有點事。(希望地看着他)

王：唔……

陳：替我寫篇文章好不好？

王：做什麼？

陳：(滿足，矜持地) 有一個朋友要。

王：（一面想着別的事似地，憂鬱地）近來沒有寫什麼東西。

陳：哎呀！寫罷！這個雜誌裏有郭沫若他們呢。

王：（不大經心地——顯然心思不在這裏）啊！看罷……立人不在家嗎？

陳：剛才老鬍子派校工來請去了，路上沒有碰到麼？——你怎麼沒有去？

王：我已經知道，什麼督學要來了。（困難地笑笑）剛才我到學校裏去，聽見了這種

事情，心裏頭不痛快，就跑出來了。本來預備到報館去再看看，但是走到街邊

上又覺得無聊……唉！我也說不清楚，總之是無聊……無聊……

陳：（歡喜遇到了同感的人，高興地）是的，我懂得，無聊！

王：（憂鬱地，溫和地）沒有什麼事情是有意思的，到處都是討厭的面孔！走到街邊

上，看見那邊菜館裏汽油燈，我忽然就想：幹什麼去呢？排錯了就排錯了，你

忙來忙去的像個事情，可是有誰認真地要看呢！

陳：（安慰地）總有人要看的。

王：連我們自己底朋友都沒有興趣！

陳：你是說立人麼？不，你編的副刊他看的。

王：（憂鬱、溫和、而苦痛）本來報館裏一個朋友請我喝酒，我沒有力氣去了。……

（搖頭，小聲地）說不清楚……也不知道爲什麼，說不清楚……唉！我就走那邊的路回來，我就到田野裏去亂走，我走來走去，我所能說的祇是這個感覺：我覺得孤單。我在黑暗的田地裏面，我忽然恐怖起來，覺得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我這個叫做王品羣的人！（默，望着前面，然後小聲地）你懂嗎？這種感覺？

陳：（感到新鮮地）我知道！

王：唉，生活！……本來，我不十分理解……就是說，到這裏來一個多月了，我不太了解你和立人底生活。我無論怎樣想總有些不了解。剛才我在田地裏在坟堆裏亂走，終於就在一塊墓碑上坐下來了，偶然地望了前面，（笑）望見了你們這窗戶底燈火，我就到這裏來了！

陳：啊！你坐在墓碑上！

王：是，墓碑上。（活潑而又傷慘）我想：啊，原來！我了解，我明白了：這燈光在

黑暗中有多麼美麗！原來你們在這個渺茫的世界上有了一個家！（大聲地吸了一口氣），這麼簡單而美麗的事情，你看我一直都沒有懂得！

陳：啊！（迷醉地）可是，你說，你真的坐在墓碑上嗎？

王：墓碑上。

陳：那個坟墓是舊的嗎？它是孤獨的還是和別的連在一起？

王：啊，你真是孩子！孩子！

陳：（默然，抽着烟）

王：（看着她）你現在抽烟很兇了。

陳：（冷淡地）我本來就抽！

王：真的，生活還好罷？心裏，還平安罷？

陳：（望望旁邊，諷刺地）你不是已經下了結論了，「很幸福」嗎？

王：（笑笑）我了解。

陳：我們不要談這些問題罷。

王：（笑笑）也許我今天跟你可以談這個話：假如那時候終於你跟我在一起呢？

陳：人類從來不在假定中間生活！

王：（笑笑。顯得沉重而不安，有些怯弱的樣子，但同時又有一種兇猛的東西在閃灼着。這是

那種猶豫的無目的的性格，經常地看着自己，受着紛亂的感情底重壓，好久，憂鬱地吹着

口哨）

陳：（望着他，她底感情同樣在猛烈地起伏着：在混亂中有無數美麗的印象鮮明地閃灼在她

底眼前）你剛才說我變了，這意思是什麼呢？（興奮）你看看我變了罷？我變成

一個鄉下女人了罷？（華麗地，虛幻地）我變成一個在井邊上打水的姑娘了罷？

書本是早已拋開，從前的朋友是早已互相忘記，我老想着過去的多少可笑的事

情，一面又不知道將來究竟是什麼樣子。（想像）將來我會怎樣？我們會怎樣

呢？……再有，就是我想做一點什麼，我總想做一點什麼。

王：你能夠做的！

陳：我覺得時代和我的距離遠了，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一切都可笑，可是又好像

一切都很好，很美麗。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美麗，你看哪，在太陽底下，春天的暖和的空氣裏面，每一個人都自由自在的生活着。人總需要夢想。我心裏有多少美麗的圖畫，它們簡直不能和這種陰沉的生活對比。沒有人懂得它們。我覺得我也不被任何人需要。（想像）我覺得，要麼，我需要絕對的孤獨，大沙漠，大森林的孤獨，要麼我就需要人間瘋狂的熱情！……我不適合做一個妻子，無論是誰底妻子，我也不適合服從別人或命令別人，我祇適合我自己。立人是……我怎麼說呢？……他是「哲學」的，他太信任自己了。剛才他出去的時候，我聽見他叫着說：「我是一個兵！」「我是一個兵！」別人不懂得他這話底意思，可是我懂得。……（朦朧地）我感覺到這個時代特有的悲劇。

王：是這樣的。……不過，我可以問：在你們之間，是不是很苦惱？

陳：（望着旁邊不答）

41
王：就比方說學校里的事情罷，他處處害怕得罪老鬍子這是爲什麼呢？未必這些人

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一定要蹲在這裡麼？我剛才就跟老鬍子談過。他要競選什麼參議員，要我在報館里幫幫忙。你看我對付他罷！我還要弄到上海的報上去開他一個玩笑呢！……不過，說回來，還是無聊，你看，我一個人。……立人是有他底那一大堆工作，又有他底那一羣學生，一下到這個學生家里去了，一下到山那邊跟學生看田地去了，其實他很可能把學生組織起來……唉……怎麼樣，是很苦惱？

陳：（不答）

王：（酸澀地）自然咯，我何必過問別人底家庭生活呢。我在別人底心里原來就不存在！

陳：（憤慨地）你就有這麼大的仇恨？什麼叫做家庭生活？

王：我也不懂。（冷嘲）當然，它是很美麗的啦，就像黑夜里的燭火！（笑着）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願意蹲在這里面平平安安地生活，有的人……他到寧願坐在墓碑上。

陳：你沒有對我說這些話的權利！

王：（猛烈地）非常之抱歉！我這個是太隨便咯！不過也許我有權利說「說，你說我底仇恨有多大，可是你說說看，我所經歷的失望有多深罷！我從某一個人所受到的創傷，我這兩年來的苦痛，我也並不希望讓別人知道，不過，我看別人也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唉，孩子！孩子！有些人，永遠是孩子，他們不會看到這個世界底殘酷的。祝福他們罷，在溫暖中讓他們休息罷！……」（突然起立）我走了。

陳：（苦痛地看着他，終於喊）坐一下罷！你！……（焦急）你爲什麼要這樣！

王：（傷感）我又能怎樣？……老實說，我想到遠方去，到東北去！

陳：（憐恤，忘我）你真的，在生活里面就沒有目的了嗎？

王：我沒有目的！對你我才這樣坦白：我沒有目的。我什麼都不相信，我疲倦了，疲倦了！你曾經責備我不能生活，所以離開我，你是對的，我也想：時間過去了！（誠懇而悽涼）真的，時間過去了！

陳：（癡癡地）你不是已經預備在學校里做一點事情嗎？

王：那是的，我要做。我當然要工作。不過我並不相信什麼將來，我也不相信愛情，我倒是相信破壞！（尖銳地吸了一口氣）時間過去了！生命敗壞了！

陳：（感動地看着這個冀求着她的弱者，忽然走到桌邊，拿起先前從房裏拿出來的那本照片簿來，翻動着，從裏面撕下了一張）這個送你罷！

王：（看照片）你底照片嗎？從前的，小時候的？

陳：十三歲的時候，在我們家底花園里邊。

王：（沉默）我不懂得你底意思。（看她，溫柔地笑）這個孩子就是你嗎？好的，我走了。（頓，悽傷地看着她，虛幻地）孩子！你原來是一隻雲雀，在藍天飛翔

歌唱是你底工作，可是現在，你在這個巢里面！（下）

陳：（很久地默默地站着。異常的激動，用着甜美的，發自內心的聲音唱）聽聽，雲雀！

……（忽然大胆而狂放地）每一個爲了靈魂而生活着的女人都需要愛情，關注，和羅曼斯。如果沒有這些，她無疑地將要很悲慘。做一個母親是偉大的，可

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更偉大的是不能忍受平凡！一切時代都有這不安的、美麗的靈魂。（走了兩步，望望自己底畫像）我從小就在不平衡中發展起來，人們說，這是一個嬌弱的小女子，這是一個樸素的姑娘！我嬌弱，我樸素嗎？……我底心里面有什麼我自己都不認識的東西嗎？使別的生命溫暖起來，對於真正需要你的，這是罪惡嗎？（頓）——這裡是寂寞，空虛，無聊，我要寫作！

（迅速地坐下去，寫了起來）

（李上）

李：（憤激的大聲）明天又是督學要來啦，真是他媽的無恥的事情！

陳：（不理他，繼續寫）

李：（注意地看看她）老鬍子跟我說，王品羣他提到我，說我從前經歷很複雜。我不懂他爲什麼要跟老鬍子談到這種事情！

陳：（繼續寫，冷淡地）那也許是講來駭一下老鬍子的。

45
李：（大聲）不這麼簡單罷！還聽說他說周望海大學根本就沒有畢業！老鬍子暗示

說，有些證件，教育廳要審查。

陳：（憤怒）不要吵我！

李：（看着她，皺着眉在一邊坐下，拆開手裏的一封信看着）

陳：沒有開水了，你去打一點水來！

李：（看看水瓶）不早了，恐怕沒有開水打了罷。（皺着眉，疲倦地）你怎麼早一點
不出去打？

陳：（搖頭）這不一定是女人應該做的事情！

李：（看着她，然後輕輕地歎息了一聲，起立，拿着水瓶悄悄外出，陳繼續寫字）

幕

第二幕

開幕時望海坐在房內李立人底桌子前看報。沉思着，間或不覺地做着憤激地表現：這樣坐，那樣坐，無論怎樣都不安適似地，一面煩躁地抽着煙。是明媚的春天上午，外邊隣家，廣場，和路邊上不時地傳來人聲，牲畜聲，和孩子們底叫聲，並且有學校裏的鐘聲可以清晰地聽見。

王從內房走出。

王：（略微不安地，臉上有着一種親切而又帶着奇特的無賴性質的微笑）哦，望海兄！立人還沒有回來麼？他究竟到那里去了？

47
周：（坦然地長久看着他）聽說在縣政府罷。

王：（坐下）望海兄，怎樣，不跟我寫篇文章麼？

周：（搖頭）我哪里會寫。

王：（默，憂鬱地沉思起來，吹了一下口哨：顯出了心情渙散的，疲勞的樣子。）我剛才和芝慶也是談到這個問題：好像我們這些人命里註定到處都要受到迫害似的，中國這麼大，却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的生活。（搖頭，感傷地）我也說不清楚……（望周）你下學期預備怎樣辦呢？

周：沒有預備怎樣辦。倒是現在的事情沒有辦法解決：看罷，縣政府教育科請立人去了，馬上就會有新花樣！

王：我們才不必就心一個縣教育科，你看我有沒有辦法拿到教育廳的公事到這里來
 嚇死這些人！

周：（不覺地歪歪嘴，笑笑）那你就動手啊！老兄，校董會議今天就在開會，人家老鬍子下個月就是參議員了。聽說還要有兩百担米的捐款，還要發傳單，登報來歌功頌德呢。立人代理過兩個月的教務主任，昨天，董事會要開會了，老鬍

子]不好意思兼，就又叫立人來幹。事情就這麼僵！我們又都是立人介紹來的。

王：我不大清楚立人怎麼會到這裏來的？我也不大了解：他何必在乎這些呢？

周：不是在乎不在乎，而是作爲一個人底生活態度！立人是前任教務主任介紹來的，本來是說來做教務主任的。他底心並不在遠走高飛，而是在于（指地下）脚下的土地。老鬍子當局要開除辦壁報的李成駿，跟另外幾個學生啦，你知道麼？所有的學生底眼睛看着我們，他們窮苦的父母底眼睛也望着我們：我們現在是在和縣教育科、校長、和整個的教員、校董會鬥爭，你明白麼？

王：我明白。（笑笑）不過怎樣才叫做作爲一個人底生活態度呢？

周：（帶着諷嘲）簡簡單單地，負起責任來！至少不要說空話！老兄，你現在的調子不像先前所唱的呢！依我看，你總該可以就開除學生的事情說兩句話，這至少幫助了一個窮學生，人家無家可歸！

王：難道我沒有說話麼？難道你所說的這些，不是我原來做的麼？老實說，這件事情底失敗，我看得很清楚：要是那時候立人積極一點，不致於弄成這樣。結果

弄成我一個人搖旗吶喊！比方有些事情，芝慶去幹了，他却並不熱心，昨天晚上芝慶實在受不住了，跟校長太太吵了一架，這事情你是知道的。可是立人還要責備芝慶。現在再來放馬後炮有什麼用呢？

周：（看看他，然後憤然地，拿報紙遮着臉。忽然又移開）失敗嗎？可是我們並沒有敗得像你說的這樣慘！

王：（笑着）至於我，我倒的確是灰心了。（搖頭）隨你們怎麼說罷，事情是我搞起來的也好，我拖人下水臨陣脫逃也好，反正……我說不清楚！（冷笑）也不要再提你們底那幾個學生罷！

周：你知道這些學生對於我們，對於立人有什麼意義麼？你知道有幾個人家本來是不能來上學的，却餓着肚子也要跑來，爲了什麼嗎？

王：（冷嘲）那恐怕是爲了你們這些先生罷！

周：（憤怒地重新用報紙遮着臉）

（陳芝慶從內房出，臉上有深沉的神情。）

陳：（怨尤地）王先生，走嗎？

（王起立）

陳：周先生，我現在聲明我底態度！我不是傻瓜，學校里的事情，我今後一概不問，我準備辭職，用不着真的要別人攆！就像離開這里就要餓死一樣！（往外走）

王：周先生你坐一下。（借陳下）

（周憤怒地望着，然後又拿起報來看。稍停，李上，有疲勞、愠怒的神情。周單純地愉快地看看他）

周：我等你好一會。怎樣？

李：慢慢磨罷。你看！（摔過一卷東西來，坐下）我現在懂得這句話了：我常常把別人想得很壞，可是沒有料到竟會這麼惡毒！

周：怎麼？（翻了一下那卷東西，但並沒有詳看）

51
李：教育科跟我說：你是危險份子，鼓動學潮的！

周：（短促地）醉！

李：那位科長老爺跟我談到我們幾個人底履歷：我，王品羣，你！他對我很客氣的樣子。我說，別人底事情我沒有什麼興趣，我也不負學校底行政責任，所有的應該找校長談。於是他就跟我說，他奉到省政府的指令，說是在學生里面，是有某種東西的，他要我跟他指出這些學生來。我說，對不起，我不知道！

周：（默）

李：我從教育科出來，就到明華酒樓去。董事會底人都到齊了，在那里吃早點。我找老鬍子，問他這個問題，他說，這些，是王品羣跟他說的！（頓）我馬上就當着全體董事會聲明我們這幾個人底立場：我說，我們底接近學生，是因爲那是用功的好學生，學校的行政我現在不談。但如果董事會需要材料的話，站在兩次代理教務主任的立場，我是有的。最後我說，如果這幾個學生要開除的話，我們就辭職！

周：（沉默着）

李：你看好啦！王品羣就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他說他從前幹過什麼救亡運動的隊長啦，什麼報的主筆啦，好罷！他怎樣了？佔了這些人的便宜了沒有？轉來轉去的，不過是多拿人家五十萬塊錢，現在却不作聲了。

周：拿了什麼錢？

李：（看看他，有點責怪他底單純）老鬍子說：王先生借了他五十萬塊錢，他也不扣還了，他送王先生了。（看着他）懂了嗎？

周：（沉默着）

李：還有玩意呢！在董事會里，老鬍子對我非常客氣，這倒出我意料之外。他在我說話之後對董事會說，我底意見都是他贊成的，又說我是這個學校最有功的教員，又說開除學生的事情他已經請求董事會考慮了，他也非常愛惜學生。我出來的時候他跟着我出來，拉我到一個小房間里去，說我跟你誤會了，教育科底意思他是根本反對的。最後他對我說，「李先生，這個話不要讓別人知道：有一筆貧寒教員補助費，你打個條子來。」

周：怎樣呢？

李：我說：我並不貧寒！接着他就給了我一份選舉參議員的名單，和一份報。（指

周望海手裏的紙卷）還有這個東西請我們簽名：你看罷！

周：（看着那些東西，唸了出來）「爲盡瘁教育，德澤鄉里之朱茂功校長呼籲，並敬

告鄉里之啓事！」無恥！——……（看上面）王品羣，他簽了名了嗎？

李：據王品羣自己告訴我，這些小事，何必計較呢。你再看王先生底大副刊上面罷，今天登出了一篇「敬告紫桐中學董事會」的大文章。

周：唔。（看下去，慢慢唸了幾句）……「我們所敬愛的地方的德高望重的領導者們，組成了這個董事會。……幾年以來，紫桐中學的校長朱茂功先生在他們的領導下完成了教育上的革新……」這不是求饒了麼？他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李：想當下學期教務主任呢！

周：那麼，教育科怎麼也懷疑他呢？

李：老鬍子是容易對付的麼？這就是一擒一縱的手法。王品羣告訴我，跟這些人用

不着選擇手段，也是一擒一縱。據他的意思，好像是，從學校底內部打進去再說……好罷，現在把外邊留給我們了……（從周手裏拿過那一卷紙來，撕得粉碎）我就在想，是在對我和你玩這種一擒一縱的手法呢！不是近來對我們常常說非常灰心麼？

周：（冷笑）好罷！

李：我看，如果學期不終了我們走了，反而引起懷疑，是不是？那麼，就慢慢地磨罷！無辜的，是鄉下的孩子們啊，他們不必牽到這醜惡的圈子裏來，他們會在土地上走自己的路的！好罷，孩子們，我們終於是要分手的了！（想起來）芝慶出去了麼？

周：唔。剛才她跟我說，她也不再管學校里的事了，她準備辭職，你知道麼？

李：你不要聽她胡說！

（沉重的靜默。有敲門聲，學生李成駿上，十七八歲的窮苦的少年，頭髮凌亂，面色蒼白，褲子是破了的）

李成駿：李先生，周先生。

李：（看着他，激動地沉默很久）不要難過罷，我們會幫你想法子的。

李成駿：我知道李先生跟周先生同情我，不管別人怎樣說，我覺得我是對的！我並不是故意要反對校長，我是要求同學們底利益。（激動）爲什麼我們繳了那麼多的錢而吃那麼壞的伙食？爲什麼我們沒有出壁報跟開會的自由？（顫抖着，顯然受了過大的打擊，精神有點變態）政府不是宣佈民主了嗎？我不怕的，不要說是開除，就是殺頭，槍斃，我也不怕！殺頭，槍斃，讓他們來槍斃我罷！

（狂暴）我看高爾基底小說也是罪名嗎？

李：（慘然地看着他）李成駿，冷靜一點。（頓）這個世界，有時候是不能講理的！

李成駿：可是，要我們寫文章出壁報的是王先生呀！我們並不是隨隨便便的！……

校長說要叫人來抓我，來抓我罷，我不怕的！我倒要知道中國有多黑暗！（失

聲痛哭）

周：我們已經對校董會提出來了，不然的話，我們也不能幹了。

李成駿：（哭着）我是沒有父母的，我底叔叔是一個可憐的莊稼人，李先生也曉得，是我們族里慈善會出錢叫我唸書，……我怎麼辦啊！

李：不要難過罷！我們一定想辦法的。李成駿，回去休息休息罷。（學生站了一下，然後鞠了一個躬，說：「謝謝李先生」，下。）

（長久的靜默。外面有活潑的籟雜聲傳進來。一個女人高聲地罵着：「不要臉的活婊子，看吧！」）

李：（忽然地從憂鬱的沉思中醒來）我剛才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兵！

周：啊！

李：在那邊大路轉灣的地方，有一個差不多五十多歲的老兵。在草地邊上擺了一個甘蔗攤子。（做手勢）用破軍氈搭了一個三角篷，自己就坐在篷里面——一切都依照着老兵底習慣，不像是做生意。他安靜、嚴肅、疲倦——說是麻木也好罷，可是，你可以從他底身上感覺到一種冷的，很冷的尊嚴的力量。你可以想像這種老兵底習慣：他在這個世界上是感覺到孤獨的。這種老兵底習慣，是非

常動人的一種東西：你可以想像他是在傾聽着先前的火炮的聲音，從成千的死屍上跨過前進，敵人底死屍和自己底死屍！他聽得見戰鬥的聲音！（光輝地）

他會再起來，從敵人底和自己底弟兄底死屍上前進！

周：啊！

李：這是多好啊：人，和戰鬥！在這個城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樣，有勞苦的農人，灰色的小市民，和那麼一種出來遊春的階級，浮華而庸俗的人們。是這種空虛的角色控制着這個社會，我們也是在他们底控制之下的！我們是也要在路上給這些混蛋們讓路的！——靠近京滬線，做了生意，或當了小官，發了小財了，就回到這小城里來耀武揚威。祇有真正老兵是不在他们底控制之下的。他是孤獨的，他一無所有，他是有力的，他有老兵底習慣，他是——無論這些人買他底甘蔗不買，他都像是沒有看見他們。

周：（激動異常）是這樣的！

李：（歡樂地）人，戰鬥的習慣，和那個光芒萬丈的戰鬥的目標！如果不是這樣

的人羣形成歷史底鮮明的存在，他們底生和死給人們打開光明的局面，更如果不是在我們底生活里有值得愛的在，人類早已沒落，我們底生活也就是完全灰暗，空虛的了！在這里在那里生活，到處你都嗅到死屍一般腐臭的氣味，可是，到處也都有新鮮的風吹出來！（長久地靜默）可是，這壓力又是多麼大啊！……在年青的時候，人總是熱烈的，漸漸地就會冷下來。似乎被腐臭窒息了，覺得什麼事都不必做，天地是安靜的，用不着你來煩惱。我覺得——我近來很冷。我覺得有些東西比我先前所想的還要可怕。（辛辣地笑）我明白你對我的期待。

周：（不安地）我不是這樣想。

李：我剛才看見這個老兵，我想起過去來。我喜歡一無所有，成爲自己底主人，粗暴、猛烈的愛情和仇恨，一切都能馬上就有交代，而工作是一直到永遠。

（雄厚地）到我們這個民族底盡頭罷！

59 周：你曾經作過戰麼？

李：一二八的時候，牽進了複雜的政治關係，就是王品羣跟老鬍子說的——後來，我就脫離了。

周：你家里有些什麼人？

李：有一個年老的伯父在漢口開藥舖。

周：你和芝慶是怎樣認識的呢？

李：我們是在桂林認識的。那時候她剛失戀……很悲慘。她被什麼一個詩人騙了，那個詩人騙她到重慶去結婚，臨時却又躲開。她底心情差不多要瘋狂，她說她不再信任任何東西，要去做可怕的事情，不知怎樣地她知道了我底歷史，認為我是和那些人不同的人……其實呢，我並沒有什麼特殊。幾年以來，我心里的聲音，甚至是冰冷的聲音重壓着我。這麼重大的我們這個時代底生存重壓着我，使我多少疏忽了她……（嘆息，愛惜地）她是需要信任和安靜的，但是更需要自己去懂得生活。

周：（猶豫）你們中間……是有什麼不愉快麼？

李：（苦惱地）……不 沒有……不過，還是這個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底人羣和生存。她是頑強，任性的，苦惱的是她在人生里面找不到一個位置，也不甘於任何位置。……她跟王品羣談得來，其實並不是不了解王品羣底花樣的，不過，有時候，人愛好花樣。

周：（同情地）立人，你太忙了，不願你自己……你需要休息休息。

李：忙？我究竟做成了什麼呢？……我今年已經三十八歲。我們善於談論却很難行動，這個時代需要這個麼？多少時間浪費在亂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啊！這個時代很強大，可是我們強大麼？

周：你缺錢用麼？

李：（望着他）

周：（臉紅，取錢，小聲地）這里有五萬塊錢……我也不要用。

李：（急速地）不，我不需要，真地我不需要！

61
周：（慌亂，忽然憤慨地）你看，我要錢有屁用，我一個人，吃飽了就完了。

李：不！……你要做一點衣服。

周：（憤慨的大聲）衣服？屁！……我又不談戀愛！（覺得是說錯了，紅了臉）我有點事，等下來。（把錢丟在桌上）

李：（茫然，忽然親切地喊）望海！

周：（站下）

李：你不是去校董會罷？

周：我在學校里等着！

李：如果對付老鬍子，你得特別地冷靜。（周沉思了一下，下。李默默地，沉重地坐下。稍停，陳上，愉快地急走進來。）

陳：回來了嗎？（看看）喂，那個人走了麼？

李：誰？

陳：姓周的！

李：怎麼是那個人？（嚴刻地）他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你連他底名字都不知道嗎？

陳：可是不喜歡他，一點禮貌都沒有！（走到桌前，沉默了一陣）喂，你看我買了一把小傘，你看好不好？夏天要到了，沒有遮太陽的。（打開花布遮陽傘），在人家拍賣行里買的，六千塊錢。（搖着傘）

李：（忍耐地笑着）好！

陳：我還看見一段衣料，淺藍底子，白色小花！（幻想地）白色小花，你覺得我可以穿嗎？可是要一萬五千塊錢，我身邊沒有這麼多錢。（打開傘來擡着臉，雖然並不熱）啊，你這個人，你看你哪，老是不陪我出去買東西，你從前不是這樣的！（生氣地拿着小傘和皮包，走進內房，李沉默地看着。稍停，她又出來，用小手巾擡着臉，怯弱地）立人！

李：怎麼？

陳：我要跟你說！我想……（苦惱地）昨天我母親來信你看到了，她病了，雖然她不需要，可是我想寄一點錢去。

李：（想了一想，取了桌上的錢）這個寄給媽媽罷！

陳：啊，你怎麼不早說，發薪了麼？

李：（淡淡地）周望海拿來的。

陳：（頓）我不要別人底錢！

李：（簡短地）拿去罷！

陳：（沉重地站着）

李：（企圖改變空氣，但仍然忍不住是挑戰的口吻）寄去罷，我們自己可以儉省一點的。

陳：（突然）我不管這些事情，這不是我底家！

李：爲什麼？

陳：我沒有所謂「家」！（憤怒得顫抖）老實說，我怕你！

李：我有什麼可怕的？

陳：你比我強！……我說不清楚，我不知道，你有你自己底事情，你……（大聲）

你自私專制，你野蠻，你從來不懂得一個可憐的女人底需要！

李：（看着她。冷笑笑，然後苦痛地，長久地徘徊着。相當長的寂靜的時間，陳躺在椅子上用手巾蒙着眼睛，李焦灼地徘徊着。）

（忽然地陳坐直起來，瞪着眼睛四面看看，狠惡地歎息了一聲，接着就帶着輕蔑的笑容，相當高聲地哼了一個樂句。這是心情底突然改變，這是頑強而驕傲的反抗的聲音。李停止徘徊，看着她。）

李：芝慶，不要生氣了。

陳：（顯然沒有聽見他底話，堅決地）立人，我有話問你！

李：（溫和地）什麼？

陳：我覺得……我首先問你，你信任我不？

李：你不該問這個問題……當然，我完全信任你。

陳：我很感謝你！你聽我說，我覺得王品羣他常常來，似乎不太好！

李：（沉默了一下，不覺冷酷而堅持地）我不能也不願意阻止他來，問題是我們是否信任自己。

陳：（在他底這一擊之下軟下來了，那強硬的輕蔑的神情消失了。點點頭，自然是的，……）
不過你覺得王品羣是怎樣的人，他是你底朋友麼？

李：他是這樣的人：聰明而無聊，說是浪漫也好罷，混亂而沒有目的。（冷酷地）
我覺得他永遠不可能是我們底朋友。

陳：這樣我們就跟他絕交好罷？

李：沒有這麼簡單！（笑笑）這樣的人，不是像普通人那樣容易對付的。學校里的事情你知道，也許你相當同情他，不過你看見了今天的報上的他替朱茂功捧場的文章麼？他想當下學期教務主任的事情你知道麼？他把我和周望海底過去告訴別人你知道麼？你想到過沒有，我們是在怎樣的一種處境里面？

陳：（沉思着）不過我覺得你刻薄了一點了。他也未必那樣壞呀！他是說，從學校外部鬧起來既然失敗了，就從學校內部打進去呀！

李：你昨天因為他要教高三國文的事去跟鬍子女人吵架有什麼意思呢？你不知道他拿了鬍子五十萬塊錢麼？

陳：（默了一下）他告訴我的。不過我們何必便宜老鬍子呢？這個錢也是要的。我們又不是有錢！

李：（沉痛）芝慶，想不到你和我底見解距離得這麼遠！這麼多年付出的代價，這麼多年的牛一般的辛苦，是爲了什麼呢？

陳：（悲傷地沉默了一下）可是……我很難過，我也許太脆弱了，我總是容易同情別人……看見別人孤獨，傷心……而你是堅強的，又不需要我底同情！

李：芝慶，你知道什麼是有毒的麼？

陳：（夢幻地凝望着）要同情人生里面的失敗者，孤獨，飄零的人。

李：也許是罷。不過也許人們實在要比我們生活得好。（笑笑）你是高貴的，可是你是幼稚的！你不責怪我這話罷。你沒有看見我心里的創傷罷？如果你看見了，（含淚地）你會同情我的，你會……不，不是同情，而是扶助着我前進。我看見那些我底學生底父母們，那些悲慘的鄉下人，那些赤誠的心！我在我底那些孩子們底田地里走，我看見從我們祖父到我們這一代的血淚，我也看見人

們在出賣他們，吸他們底血……你總說我刻薄，可是多少年來，我太信任別人了，他們把我利用，出賣，然後就推到污泥里去！我堅強嗎？我不需要你嗎？你底心，愛情，和信仰——芝慶，我們一道忍受苦痛前進罷！我們……

陳：（激動地）立人！

李：嗯！（靜默）

陳：啊，立人！我真的是太脆弱了！你多善良啊！你還是和從前一樣，不會改變罷。（看着他）你是一個堅強的人，我沒有看錯，你和他們不同，你不叫喚，你沉默地忍受痛苦，愛着別人。（狂熱地）立人，你多好啊！啊，立人，記得一句詩罷：『我們愚蠢、平凡的夫婦，互相搖擺而歌唱，直到上帝招回我們！』立人，我有多少弱點你都原諒了我，你再原諒我罷，原諒一個心靈受傷的，無知的女孩子，她祇有在你這里才能得到保護和休息，恢復她底勇氣。

（瘋狂般地）我有勇氣！

李：（苦痛地笑着）不要把我想像得太好了，芝慶，安靜點。

陳：天啊，我感覺到美了，這樣美！這都是你給我的。（沉默了一下，夢幻地）美啊，生活這樣美，陽光下的田野，春天的早晨，平靜的靈感和善良的人們！

……立人，你以為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嗎？

李：（笑）不，你不是的！

陳：我願意生孩子！立人，我們將有孩子，美麗的孩子！

李：好！

陳：我們要在黑暗的大海里創造一個島嶼！我有信心，立人——（瘋狂地）我要做聖母——（突然激動地喊叫了一聲跑開，伏在門邊上。）

李：（看着她，走到她身邊）安靜點，芝慶，美麗的將來，是需要今天的實際的工
作。有時候，不需要太多的感情。……芝慶，你需要安靜，實際地做事，不管
是什麼事，那樣你就會像一個鄉下的勞苦的女人一樣的愉快。

陳：可是，我不能沒有思想。

66
李：是的，——正因為有思想，人才能實際地工作……

(有敲門聲)

李：請進來。

(王品羣上)

王：(慢吞吞地坐下，沉重地)到教育科去了罷。

李：唔。

陳：品羣，你總不該跟朱茂功談起周望海跟立人底過去來！

王：(吃驚)我沒有談啊！不過有一次他問到我，我就駭了他一下，說立人幹過省政府祕書的。

李：我倒沒有幹過省政府祕書。

王：(不在意地，痞賴而又可愛地笑着)算了罷！……剛才我在街上碰到老鬍子跟他談了，他說你在董事會里說，要開除學生你就辭職，他希望我幫他說說情。我說，事情總有個限度，真的要這樣，我也要辭職的。他繞了幾個圈子，不過，看他底意思，別的幾個學生可以記過了事，李成駿恐怕沒有辦法了。——我還

得跟他去鬧！立人，這事情你讓我來好了。

李：（笑着，沉默着）

王：（感傷地）我的確疲倦透了！唉，祇有你還有這種精神，一下到學生家里去

咯，一下又幫人家辦田地的糾紛咯，一下又要寫東西……

李：（笑笑）既然做了牛，到處總得耕田的。

王：（露出尖刻來）你希望收穫嗎？

李：（一面起立）沒有誰想到這個問題。我出去一下。

陳：（不安）立人，你到哪兒去？

李：（溫和地）我去買一點東西。（渴望着考驗自己和所愛的人，下）

（房內沉默着）

陳：你又跑來做什麼？

王：（露出了那種痞賴然而又有些可愛的微笑）我自己也不知道。

71
陳：你不應該常常來！

王：（歎息了一聲，小聲地）我也這樣想。（良善可親地）那麼，我以後不來了。不過我總覺得，在這里我才可以得到休息，在你底身邊。

陳：（默然）

王：（沉思地）這些時我底胃里老不舒服，……我恐怕要害一場大病……立人剛才跟你談些什麼？

陳：（嚴正地）我不希望你在我底面前議論他！他底形象在我心里是不可破壞的！

王：（笑笑）我知道。那我以後不提就是了。（倒抽了一口氣）是在談論我罷？是不是說，我跟學校里串通起來害他跟周望海？……（倒抽了一口冷氣）我知道我是一個被一切人厭惡的人，我早知道，我們不能比別人，過去我不配得到愛情，現在是連一點點友情，一點點溫暖都不配得到！（無限的淒楚）實在說，我底希望很微小，我不過希望常常地看見你，對你說我底苦悶，或者聽你談話……我歡喜聽你唱雲雀的歌。……你知道我爲什麼決定到這城里來嗎？

陳：我不知道。據你自己說，是爲了這個學校。

王：爲了你。我要看見，在時間里面，你變成怎樣了。我多久不知道你底消息，可是你底影子老是在我底眼前，雖然我總是對自己說：『她不會望你一眼的，她恨你！』可是這就是一個吸力。我要知道你究竟爲什麼恨我？難道就真的爲了我是「吊兒郎當」「毫無意志」的嗎？（靠在椅子裏，由於反抗的心情，高聲地哼了兩句雲雀，然後就站起來走到窗邊）學校前面，田野里油菜花長得多好啊！……可是我們這些人却不能開花。我簡直說不清楚我底感覺。我不懂得，我眞的不懂！爲什麼不能，爲什麼又要生活，爲什麼時間總是過去了，把我留在後面！我失去一切機會，周圍是空虛的，陰沉沉的。……（向着陳，提高聲音，做着憤怒的手勢）你以爲我不了解自己嗎？我就是這樣，就像是小時候在黃昏里面走在那些狹窄的小巷子里一樣，覺得那麼孤零零的！（頓，又向着窗外小聲）啊，春天眞的來了，那些油菜花！可是我簡直沒有感覺！（又向着陳，做着手勢，憤怒的高聲）也許別人說我荒唐，驕傲，其實我虛無！我不相信什麼，生活把我害死了！我覺得，我活或者死，病或者健康，到這裏或者到那里，無論怎

樣都可以，爲了機械地吃一碗飯！我討厭別人，我知道別人也討厭我。一個像我這樣的人，自然是不配談什麼革命、人類、愛情的……（冷笑）我早就聽到人家怎樣議論我了。我常常想，或者是你，或者是別的什麼在從前也曾接近的人，過到了熟朋友，談了起來，談着我，就和談着什麼不相干的東西一樣，『你知道王品羣嗎？——怎樣，他在哪里，他居然還活着嗎？』（笑笑，懶懶地靠在窗邊上）是的，一個沒有人需要的人，他還活着！

陳：（感動地）可是我決沒有這樣談過你！

王：一樣，都是一樣的。可是我總能夠回答這個，有一天！夢想總存在！我們甘願飄零，決不低頭，也決不投機，不然的話，我今天就決不是這個樣子！在太陽沒有上昇的時候，讓星星們自滿地發光罷！我要馬上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作家，並不困難，可是我不願意那麼幹。……唉，我悲涼得很。我寂寞，這種生活害死我，也害死了不知多少人！

陳：（迷醉地）在今天的現實下面，每一個有理想的人都痛苦。……那麼，你就撤

罷，不管成就如何，你就去做罷！你要知道，你是有才能的，不能自暴自棄。

王：（正希望她底這樣的話，可是不直接回答她）我痛苦，我就喝酒。不知多少次我倒在地，我想，死掉罷！可是，我喊着你底名字，……（虛偽而又混亂）不，我不該說這個！

陳：（迷醉，自覺高貴）我願意聽你說，這樣你會痛快些，振作起來。

王：我痛苦，我就不想活。

陳：品羣，不要讓別人真的把你看成一個沒有力量的人罷！你要知道，有才能的人總是走灣屈的路。

王：（歎息，忽然地抓住她底弱點來搏擊了。猛烈地）好罷！你呢！你說的倒很好，可是你剛才却驅逐我，叫我不要來，你從你底家里驅逐我了！（冷笑）我不是騙子，我也不希望得到那微溫的所謂友情，我走就是！（大聲）我希望你命令我走，我下個月就到上海去！沒有關係，我不會死的，我還能工作！爲了將來，爲了人民，我能工作！我聽你底命令！……（溫和）真的，我已經預備走。那

麼，我們就分手，我從此不能來看你了，我從此不再知道芝慶在怎樣受苦，怎樣改變了！（溫柔地笑着）孩子，唱個歌給我聽好不好？唱罷，唱我們底雲雀的歌。（沉默地看着她）你知道修伯爾特怎樣寫作這個歌的。……唉，我們底雲雀從前天唱的，後來却沉默了！

陳：（在陶醉中，完全相信他底話，悲哀地笑笑）我不再是什麼雲雀了。

王：（在自己所造成的這氣氛中，悲哀地笑着）怎樣？真地不能爲我再唱一次麼。唱罷，雲雀！

陳：（思索地搖頭）在這種情形裏面，我還怎麼能唱出來？（忽然堅決地）好罷！我相信我自己！（跑進內房。在裏面開始唱起來。最初很亂，唱了一句，走了音，停止，又唱，漸漸地歌聲熱情而生動。然而王品羣却好像並不在注意她，他顯得是恍恍惚惚地，憂鬱地坐在椅子裏——這頭受傷的野獸在這裏休息。陳唱完，走出，有點羞怯，然而光彩煥發地）

陳：我覺得很奇怪。

王：什麼？

陳：我覺得我好像感覺到什麼。（凝想）感到一件重要的東西！（頓）人生？是的，人生。（忽然明朗地）好的，品羣，我現在是一個妻子，將來是一個母親，然後是一座坟墓，這是人生底真實的道路。雲雀也有落到地下來，老掉，死去的時候！再見罷！我們已經太親近了，我們愉快地再見罷！你也要振作起來，去發展你底才能，找到你底輝煌的路，而這輝煌的路却從這裏（指地面）開始！再見罷！

王：（失望地）一個妻子？你覺得這話是什麼意思嗎？你也相信這個了嗎？

陳：是的。

王：（冷笑）好的，祝福你！（尖刻）一個妻子！不要埋葬你自己罷，外面是大的世界！

陳：（默）

77
王：（脆弱，無意志，狂暴）可是你得明白你自己底虛偽！你不負責任，你是凶手，

你謀害了我！

陳：我謀害了你？

玉：你騙去了我底時間，我底希望，我底健康！……（痛苦地假笑，於是達到了這種混亂和無意志的性格的自私，狂暴底極端）你不知道我底病嗎？你離開我的那天我倒
在路邊上！你是完全的自私自利！你說理想，美，愛情，好！可是你自己想一想，你和他結婚，是不是爲了滿足你自己底物質上的需要？他有錢，而我是個窮光蛋，他可以給你佈置一個精緻的房間，把你藏起來，他可以對你做作地體貼，滿足你底虛榮心，他可以在實際的名義上叫你懶惰，愚笨，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完全控制了你了，使你成爲奴隸！在他，說你是他底負擔，妨礙了他底工作 and 前途，於是你就不得不屈服。你受不住一點風波就屈服了，找到了一個實際的丈夫，像一切舊社會的女人一樣！你以爲你得到休息了，可是你真地休息了嗎？他理解你一點點麼？真可憐，你以爲你比不上他，其實他是那麼平常的一個人，抵不上你底一半！好罷，如果你真是幸福，你說一句，你說罷，好妻

子！你說，我就走開，我自己知道怎樣處置我底生命的！

陳：（被打倒了，蒼白而怯懦）你這是什麼意思？

王：我有神聖的權利，愛情有絕對的權利——這是你自己的話！何況原來並不是我向你要求什麼的！

陳：（完全被壓倒）如果我錯了，我求你原諒我！

王：可是我不能完全原諒我自己！我不能看着你滅亡下去！

陳：（苦痛地）也許我自己願意滅亡。

王：好一個妻子！好一個未來的母親！好一座美的坟墓！（忽然地重又爆發了那種絕望的狂暴）好，我希望我早就死掉，沒有在這種狀況上看見你！我也不至於覺得自己這樣卑鄙！（長久沉默）啊！有誰尊重時代的象徵，靈魂美麗的女性，而她自甘滅亡下去，人家撲滅她底火燄……

陳：（動情地）我求你不要講！

王：人家窒息了她底歌聲，人家使雲雀變成家禽！你知道拉娜，人家那樣簡單的女

子，可以站起來決然行動，而你不能，使你自己和我都成爲罪人，我也就失去了唯一的寄託——我苦痛啊！才能在那裏？什麼地方才是天才的教訓！……

好，如果要再見，就再見罷！（突然往外走）

陳：（迷惘地看着他，忽然喊）品羣！

（王品羣迅速地跑回來抓住了她，充滿了混亂的，火燄一般的熱情。然後，兩個人都覺得絕望的苦痛，沉默着）

王：飛罷！飛罷！向這個時代光明的地方飛罷！（頓）一道出去好嗎？

陳：不！

王：（輕蔑地）我永遠不離開你！（下）

（陳倒在椅子裏，拿起一支烟來茫然地看着。外面有李立人和王品羣簡短的談話聲，「走了嗎？」之類。李立人提着買來的酒來。）

李：王品羣怎麼走了？

陳：（不覺憤怒地）你爲什麼要請他喝酒？

李：（笑）我覺得我需要和他談一談。

陳：立人……

李：我們在這個地方不會久了。……你跟周望海說你不再管學校的事情了，要辭職，這是什麼意思？

陳：沒有什麼意思。（閃爍地）學校當局要我教那種歌，我不能教！我想……不過我也許有點神經過敏，簡直不知道我究竟為什麼生活……也許我還是不會好。

（突然憤怒）我過不下去！

李：可是你不能怪我！

陳：（沉默了一下，跑過來抓起酒瓶倒酒。）

李：你不能喝酒！

陳：我為什麼不能喝？（喝下）

李：（嚴肅地）我不許你喝！

陳：（冷酷地，孤注一擲地）立人，我們分開算了罷！

李：（默然，震怒）你沒有說這話的權利！（看着她，突然奪過酒瓶來，倒在一個杯子裏，喝光，然後猛力地把瓶子摔在地上，辛辣地大聲）好罷，你完全自由！

陳：（恐怖地看着他，突然悲痛地跑來抓住他），立人！立人！

李：嗯。

陳：立人，原諒我！如果我做錯了事，你能原諒我嗎？

李：原諒？……不！不需要原諒，原諒從來不存在！我負擔得起！

陳：（急迫地）立人，你是寬大的，你能原諒……

李：（狂暴的大聲）我痛恨虛偽！（衝着她）負擔你自己底生活，沒有誰能夠給你保證一個漂亮的前途！

（陳倒在椅子上。學生程學陶衝門進）

陳：李先生，周先生在路邊上讓人打傷了，到縣政府去了！

李：啊！（急下。房內空寂，陳芝慶在寂靜中低切地哭着。外面天色極晴朗，傳來學校的鐘

聲：噹！噹！）

——幕

第三幕

開幕時房內空寂。是天色陰暗的下午，外面有隱約的春雷聲，後半幕的時候開始落雨。李立人從外面進來，憂愁地，悄悄地走到椅子裏坐下，沉思着。然後又站起來走到窗邊，向外面看着。這個家庭，這種生活在動盪，各方面的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有敲門聲，學生程學陶和李成駿上。李成駿底神情有些呆滯，程學陶則是在嚴肅中抑制不住地閃耀着年青的信心和甜蜜的感情，特別因為被外面的陰沉的曠野中的春雷聲所振奮，帶着小康的家庭底優美的神經敏銳和聰明可愛的姿態。

程：李先生，李成駿來看你：他要走了。來跟李先生跟陳先生辭行的。

李：啊！就走嗎？……你們坐。（不安地笑着）陳先生出去了。

程：李成駿說，他不能拿李先生底錢，李先生陳先生太苦了。

李：不！不！沒有！（向李成駿）是到上海去嗎？

李成駿：（機械地）到上海我舅舅那裏去，我舅舅在織布廠裏做工。

李：（沉默。學生們也沉默着）

程：李先生，要是他們再不放周先生，我們班上全體同學就預備到縣政府去請願。

就是一起開除我們也不怕！

李：我到縣政府去過，也找校長講過。他們說，今天能找到保人就可以出來。我已

經去找了保。……看罷！

程：（憤慨地）明明是校長指使他們打的，有幾個就根本不是學校裏的學生！他們

居然會帶了刀子！要不是周先生力氣大，真要讓他們打死了！可是，縣政府問

都不問，還要把周先生關了兩天！

李：（猶豫地）所以，大家祇要安靜點。如果再鬧起來，又是有人鼓動學潮，事情

就更麻煩了。

程：李先生和周先生都要離開我們了罷？

李：這要看情形，不過下學期自然留不住了。

程：（熱情地）我們願意跟李先生走！

李：（猶豫着，向李成駿）你是到上海織布廠裏去麼？

李成駿：我舅舅來信說，我可以到廠裏去。

李：（看着程）你們家的田還是自己在種罷。

程：自己種，還僱了一個人。

李：大概你不希望將來也去種田了罷？

程：（小心地看着他，沉默着。）

李：你們家裏送你們來唸書，本來是希望你們將來能夠過和他們不同的生活。我們知道，如果人們不對自己底生活失望，人們不會希望自己底孩子去過不同的生活的。上一代的人們不能保證自己了，就指着把自己底孩子們送到在他們看來是可以生活得好，有錢有勢的一個社會裏去。可是，如果我們真地滿足了這

種希望，我們倒會變成我們底父母底敵人。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們底人民仍然在受苦，我們就永遠是罪惡的！

程：（感動而迷惘地沉默着）

李：（向程）你拚命用功，希望上進，可是你要知道這上進的路是通到哪裏？更重
要的，是明瞭人生，和自己鬥爭，你想過你要走到哪裏去麼？

程：（顫動地）爲了窮苦的，受壓迫的人民！

李：是這樣的，可是這個是要付出代價的。——李成駿要走了，他要去過完全不同的生活去了。他是被犧牲的，但也可以說，這種醜惡的環境使他走上了一條新的路。（向李成駿，憤激地）你將來更會知道什麼叫做人吃人，什麼叫做卑劣無恥！你從田地上生活過來，你慢慢地知道要求你自己底生存，可是別人出賣了你，並且將要剝削你，用你底血汗來養活他們！不要忘記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得到知識，要明瞭這個社會，永遠不要信任那批吃人的東西！

李成駿：（打開手裏的紙包，拿出一本破舊的英文字典來）李先生，這是我父親從前在

上海跟我買回來的一本英文字典，我父親已經死了，我送給李先生做個紀念

李：（拿過字典來，用力地壓在兩隻手掌中間，望着李成駿，突然極動情地）兄弟，我希望你們真地能了解我！差不多一年，你們和你們底父母是我底唯一的安慰。我自己知道我底弱點，我也是很幼稚，也是像一個孩子一般的孤獨！我希望我能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地活下去，而不是偷生！

（長久的靜默）

李成駿：李先生，我這就走了。我心裏實在難過，過去沒有好好聽李先生跟周先生底話，這次又讓周先生吃苦。我恐怕見不到周先生了……（雷聲，從窗戶裏吹進來一陣活潑的風。）

李：李成駿，（拿起程學陶放在桌上的錢）這個你還是拿去。

李成駿：（接住，悲痛的大聲）李先生，我祝你平安！

李：我會平安的。孩子，招呼你自己！（一直送他們到門外，聽得見從外面傳來的他底

愉快的，「再見，李成駿！」的聲音。房內暫時空寂，活潑的風充滿了房間。李走回來，拿起字典看看，大聲說：「我們底下一代在這裏了！」然後徘徊着。比起開始的時候來，顯得明朗多了，好像先前所想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從徘徊中停下來，聽着外面的雷聲，忽然猛力地把字典擊在桌上，好罷，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罷！

（王品羣上，拿着雨衣，神情拘謹而緊張，和先前兩幕出現在李立人面前時的那種瀟灑，隨便的樣子完全不同。）

王：沒有出去嗎？

李：（冷冷的）沒有。

王：（找話說）今年雷聲倒還不多。

李：（默着）

王：周望海怎樣了？

李：不大清楚。

王：大概沒有關係罷，我看。我昨天去找劉參議員去了，他答應幫忙。

李：（極冷地）唔。

王：（突然）我想和你談談。

李：有什麼事嗎？

王：你覺得怎樣？

李：什麼呢？

王：關於我。

李：（望望他）我覺得你很好。

王：（搖搖頭）那麼——關於芝慶（冷笑），或者應該說是你底太太。

李：怎樣？她在你那裏麼？

王：你覺得她很痛苦麼？

李：痛苦應該由各人自己負擔。我不覺得她有什麼痛苦：她很好。

王：你似乎不會不知道。……（搖頭）你想想，如果我都知道了，你會不知道麼？

李：你知道什麼？

王：你底態度是溫和而頑強，無懈可擊。你底每一個溫和的微笑都是一個命令，她沒有勇氣拒絕這些命令，她總覺得自己有錯，於是她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幾乎得了神經病。

李：你有說這些話的權利麼？

王：（笑笑，理直氣壯地）我有這個權利，因為我在你之先就認識她，我幾乎從她開始成長就認識她。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所謂丈夫，我自然就沒有這個權利咯。可是我相信你是一個進步的知識份子，我尊重這一點。我想，你大概不會拿什麼家庭道德的觀念來攻擊我罷！老實說，我好久就要說了，我很尊重你，你是一個有才能的人，你比我有才能，你不能埋沒了芝慶也埋沒了自己，更不能隨波逐流地生活——你該不會以為我不必說這個罷！

李：（簡短地）你說！

王：（完全理直氣壯地）你這樣生活，這不是你底責任，這是社會使人如此的，可是你不知不覺之間迫害了芝慶！從和你結婚以來，她毫無一點進展，也不學習

了，連報都不看了。你覺得這應該怎麼解釋呢？爲了你底利益——自然這不是你底責任——你使她一天天地變成了一個庸俗的女人！你讚美燒飯洗衣，爲了你有好的吃和舒適的生活，你讚美他下廚房，生孩子，不說話，不作聲，祇是陪着你笑笑，讓你覺得世界太平。你又用各種理由證明女人比男人下賤，應該做骯髒的苦重的事情，在你達到目的的時候，恐怕就是她滅亡的時候了！

李：那麼，你是俠客了！

王：我有拯救我朋友的義務！

李：好漂亮的話，我們試試看罷！（憤怒而尊嚴）我在你底眼裏從開始起就是一個墮落的人，你却是革命者和天才！到這裏來啦，要工作啦，喚醒學生啦，結果就做了一筆便宜買賣，一聲不響地溜掉！

王：老實告訴你，學校裏我馬上就辭職，下個禮拜我就準備到上海去！

李：（看着他）

王：正因爲我準備走，我要說明白！我是希望你能夠幫助芝慶，使她好好地生活

的。你昨天怎樣對待芝慶的？已經晚上十點多了，她跑了來，說她受不了，她說你對她說了很多可怕的話，要打她，叫她滾開。她對我說，她活不下去了，除非跟我一道到上海去。她要我跟她在上海報館裏找個工作，我就安慰她，讓她住在張小姐那裏，說讓我來勸勸你。我說：『我懂得立人，我知道他是很好的人，不過是一時疎忽。』我又說：『本來大家感情都很好的，何必使我爲難呢？』可是她一定不准我來找你（攤開兩手）你看這叫我怎樣辦呢？真的，立人，你總應該顧念一個女人究竟不能比你罷！你總應該想想你這些時的生活怎樣叫她苦痛罷！（忽然親切地）立人，好好地，爲了芝慶！……

李：（突然狂怒）無恥！我不和你談這些，請你出去！

（突然陳入。因雨水而潮濕，頹唐而冰冷，苦痛和浪漫精神的混合，形成了高度的精神上的美麗。因了事件底激動的發展，那浪漫精神燒灼出來，使她幾乎成了精靈的存在了。房內寂靜。她坐下，望着前面，她苦痛到極點，可是你更可以感覺到她是在讚美着，愛着自己底這種悲劇式的苦痛的。）

李：（看看她，冷笑着）怎樣啦？

陳：（不答）

王：（走過來迅速地替她拿過外衣來。非常簡單而爽直地以她底保護者自居。然後酒脫地站在一邊。）

李：（頑強地）怎樣啦？

王：（超然而譏刺地，好像也在攻擊陳芝慶）我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地生活。

陳：（看着前面）可怕極了！

李：（攻擊地）怎樣的可怕？

陳：我不明白。我不知道。

王：不必再痛苦了罷！

陳：我希望祇是我一個人受苦！（哭）

李：（冷酷地）豈止是受苦！

王：（嚴正地）——也就是對自己和陳芝慶很有把握地，立人；我剛才跟你怎麼說的？你

爲什麼要這樣？你不應該再使她難受！

李：（憤怒）我就不難受！

陳：（悲痛而輕蔑地）我早知道你不難受，你底生活裏儘有着另外的東西，你從來不真的需要我！

李：還是那個老問題了，你需要什麼？

陳：（大聲）我需要絕對！全有或者全無！

李：（頑強地）那正是人們在用鮮血爭取的！

陳：那也正是……我要爭取的！

李：我有什麼錯誤麼？

陳：你沒有絲毫錯誤，這就是你可怕的地方！你懂得的太多了，你心裏的東西太多了，我從來不知道，我一個人在荒野裏生活！（又哭）

王：（輕視地笑笑，然後有把握地）芝慶，倒並不是在荒野裏生活……

陳：（顯然地在感情上被操縱了）我不知道怎麼說；（瘋狂地）天哪，我怎麼說呀！我

需要一個人，我不需要任何人，你們都滾開！……我討厭你們，我討厭一切，我討厭生活、道德，討厭議論、藝術、人生！我討厭平凡，我憎恨我底母親生了我的那個時辰！（頓）我需要征服一切，一場戰爭，勝利或者死！（興奮得迷亂了）我要到香港去，我要到法國去！看看繆塞底坟墓，到那個海邊去找尋雪萊底蹤跡，那純真、高貴的詩人，還有拜倫，那個瘋狂的男子，那才是破壞一切束縛的，真正的人！

李：（苦痛地）你說什麼？你着了迷了！

陳：我着了迷？我問你們，是這種陰沉的生活是真的，還是拜倫是真的？（重新迷亂）不，拜倫玩弄女人……喬治桑才是女性底反抗者，可是，也是冰冷的可怕的靈魂。——蕭邦死得多高貴啊！不，這也很可怕，婚姻從來是荒謬的！

王：（好像很不滿意她如此）總是這樣的不甘平庸！

李：（憤怒地）芝廬，我要你睜開眼睛來看看！我不希望你成爲這樣的一個觀念論者！（大聲）說罷，你究竟要怎樣？這個世界上有更重大的事情，你沒有權利

浪費別人底生命！

陳：（在這個無情的打擊下，默然，慘白而失神）

王：（輕蔑地）真的，不必浪費別人底生命！

陳：（狂怒）我是罪人，我隨便你們怎樣處置我！

李：（慘痛地看着她）芝慶，……我們從前經歷艱難，也有過幸福的時間，（堅定地）

芝慶，不要相信無恥的利己主義，不要相信美麗的謊話！

陳：（軟弱地看着他）可是，你連美麗的謊話也不給我，（熱誠地，妥協地）你給我嗎？

李：我給你？不，我不能給你，我給你的是今天的現實！（忽然忍不住地厭惡而發怒）

你有什麼權利對我說這種話？你有什麼權利在這個地面上說這種話？你不知

道——我簡直永遠不能原諒你！

王：（仍然站在一邊，輕蔑地笑笑。一直保持著那種超然、有把握的姿態，顯然是，他並沒有主張，祇是隨着空虛的生活裏的盲目的慾望走到了這裏。因此在現在的鬥爭裏，他覺得無

論陳芝慶決定怎樣他都是勝利，不在乎的。他幾乎是很優越地掌握了李立人和陳芝慶兩方面的弱點。到此為止，他可以想像自己是很嚴正的，甚至充滿了道德上的自滿；也可以想像自己是很高超的，看不起這裏的一切。但他底心裏主要地是存在着對於最後的鬥爭的把握，這就是他底慾望，這慾望一定要實現，不顧一切，因此他會勝利。這才是他所以能夠到此為止顯得超然的原因。）

陳：請你們給我五分鐘的時間！

李：五分鐘怎樣？

陳：決定！

李：決定什麼？

陳：（不答，走進內房。房內靜默，充滿了外面傳來的愉快的雨聲和雷聲；這聲音裏且夾着有隣家底鋸木聲和叫喊聲。）

李：（走到窗邊）人們在生活，時間在前進！

王：（輕蔑而簡短地）是的，時間在前進！

(陳上)

陳：(向王)我請你走開！

王：(慌亂了，但他總不覺得他會失敗)

陳：他是我底丈夫！

王：芝慶！……(狠辣地)不錯，是有這麼一種叫做丈夫的東西！你底決定正是我底希望，我希望你好好地生活，小心提防，不至於悔恨，也不至於再把我牽到這種陷坑里來。(壯快而超脫地轉身)好啊！時間總會過去，幾十年以後，我們就大家都不存在——在墓碑上！……這就是我們底可憐的一生啊，從來沒有一個人懂得他自己底價值！(忽然又不能再超脫了，絕望地用手蒙住臉)可憐我這一生完了！

李：(站在窗邊，憑藉着外面的雷雨，憑藉着過去和現在的沉重的負擔和感激，憑藉着這樣的一種強大而莊嚴的力量)無恥！(傾聽着自己內心底苦痛，然後堅決地)好罷！

陳：(望着他，柔弱的)立人，你不需要我罷！

李：隨便你怎麼說。

陳：你底心腸真冷哪！

李：我懂得什麼叫做戰爭，什麼叫做死！

陳：（可憐地）你說，過去你愛過我沒有呢？

李：（尊嚴地）作爲一個人，我現在不願意回答這個，如果你不知道，我更不需要

回答。你底生命是你自己底負擔！

陳：（轉身對王）我請你走開！

王：（已經又恢復了他底不在乎的超越的態度，狠辣地）是的，我就走開。（輕蔑地）我

總不至於這麼沒有價值！

李：（冷酷地）你原來就有這樣的價值，一張流行的鈔票！

王：我知道你很會在她底苦痛中利用她！

陳：（大叫）我不許你們說！（絕望）這真可怕極了！

陳：立人，我要求你。（誠懇地）我要求你回答我底問題。我是弱者。本來我沒有權利說這種話，可是你寬大。

李：無需讚美我！

陳：（頓，因絕望的憤怒而有力量，忽然決定了）好罷，我向你提出來，我們分開罷！
李：（明明在意識地做着這種鬥爭，走向這個結果，可是這結果却打擊了他。頓了一頓，顫動地）不！

陳：（感到了自己底強處，透過氣來了）我們在一起不會好的。我們在一起，兩個人都苦痛，原來我們就錯了！……我不能忍受生活，這或者是我底罪惡的地方，況且我也對不起你，你有你底理想，你有你底安慰，我一個不幸的女子，在你底生活里是佔着極小的位置。我也不能像一個平凡的女人那樣的是崇拜，服從自己底丈夫。你底脾氣一天天地變壞，你痛苦，你底工作和事業也受了妨礙。你少了我不要緊，你會忘記我的，遲早你會忘記我的。你記得你說過嗎？你說，結了婚以後，你變得疲倦、猶豫了，可見得你在怎樣想。我懂得你底把

負，你底對於犧牲的要求，你底深刻的思想，可是我要求我自己！原諒我罷，也許我在走一條毀滅的路，可是，這是沒有辦法了。讓我自由，讓我去罷，我將永遠記得你！

李：（慘痛地沉默了很久）不！（忍不住了，顫抖地）芝慶，我能夠原諒……况且你說的也並不對，我不能讓你，一個脆弱的女子，到野獸的口里去冒險。

陳：（在從來都沒有的對他的勝利與征服的心情中）你留住我也沒有用，我還會錯的。也許錯不錯我不知道，可是終歸我們不能再完好如初了。

李：（默認了這個，沉痛已極）可是，芝慶……

陳：（哭，但立刻忍住）我們要理智，立人！我知道你會幫助我的。我沒有辦法了。我會報答你的，答應我，幫助我罷！（望着他，也許倒是希望着他不要答應）立人！

李：（靜默。天色更陰暗。突然地從苦痛中醒來，迅速地走到窗邊看看又走回來）好的，我答應你！（極輕地走過王底身邊，走了出去。）

陳：（震動，絕望地追了上去）立人，你回來！

李：（在門邊站住，冷靜地看着她。）

陳：（唏噓地）你……不要出去。（默）你答應我，好好地生活！

李：（無表情地看着她，輕蔑地推開門，出）

王：（清晰的雨聲和雷聲，房內靜默很久。王品羣呆站着，被這種空氣所逼，覺得一種難以說明的失望：好像他所要求的並不是這樣。主要的，在立人面前，他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已失敗了。少停，走向陳，機械而空洞地）芝慶，不要難過罷！

陳：（無力地靠在椅子裏，沒有聲音）

王：芝慶，既然這樣，我們就馬上到上海去罷！

陳：（憤怒地）你給我滾開！

王：（站在那裏，仇恨地看着她，但忽然又傷感地）芝慶……我也很難過……

陳：（默默地看着房間內的陳設，突然伏在桌上。但隨後決然地起立，走入內房。王喊着：「芝慶！」隨着她進去。外面長久地空寂。陳出，王提着皮箱隨後。陳在桌前取筆寫字，

王呆站在那裏。陳恍惚地四面看看，往外走，王跟隨着，帶上門——她們一同走入雨中。接近黃昏了，房內寂靜而陰暗，充滿着輕細的雨聲，空空洞洞地。周望海急跑着上，心情意外地愉快而生動，粗手粗腳，亂七八糟地唱着。額角上，被打傷的地方貼着橡皮膏。）

周：（唱）花生米！花生米！好吃的花生米，我底花生米！（在房內走了幾步。又跑到

內房前面去敲敲板壁）怎麼？沒有人？（走到桌邊點燃了油燈，呆站着）

（李立人悄悄地進來，額濕而無力，但眼裏有逼人的光輝。看見周，不能控制地、激動地跑向他。）

李：（悲痛的、含淚的大聲）望海，你回來啦！

周：（激動）是的，我回來了。怎樣了？

李：（含淚地）他們，……沒有叫你吃苦罷？

周：沒有——

李：（忍着）過去了，時間過去了！

周：什麼事情發生了？

李：她走了！（快步走到窗口站住）

周：（難受地）立人！

李：（向外，慢慢的、顫動的大聲）這一片茫茫的大地，我底祖國啊！我底慘痛、醜惡的國家，我底懶惰、自私的民族！我底無辜的孩子們，我底受苦的弟兄們！——我們就要再走下去，和你們共走一段長途！（默。雨中傳來學校的晚餐的鐘聲。突然失聲痛哭）我……愛得深啊！

（靜着。忽然地，門被推開，王上。看着他們，小心，有罪地站下。周靜靜地看着他，站在一邊）

周：（猛烈地）你來幹什麼？

王：（不理他，小心地走向李）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李：（沉默着，不看他）

王：我……我跟芝慶，我們都很難過。

李：（默着）

王：（苦痛地笑着）我希望你了解我，我對不起你，我承認，不過我沒有法子，她

要我……我知道你比我強，我總是尊敬你。（忽然露出了他底無賴的親熱的笑）

立人，做我們底朋友罷！（自在起來）你以後打算怎樣呢？

李：（回過頭來看着他）

王：你打算怎樣呢？你想，這個地方太壞了，大家都蹲不住，我們一道到上海去

罷！隔些時候，芝慶心里會了解你的，我也不會使她受苦，……（苦笑着）我

總相信我還是你底朋友，我想，這些年來，你和我一樣地到處奔波，荒廢了

多少時間！我們都是在一條路上走着的人，小的誤會總不會分離我們的！將

來，我們可以好好地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因為我覺得，人民還是需要我們

的！……（大聲歎息，但忽然又不自在，沉默了一陣）你……你需要錢麼？

李：（憤怒地望着他）

王：（慘笑）不管你怎樣想，我總覺得是你底朋友。

周：（走過來，憤怒地大叫）夠了！（發作）滾你媽的朋友！（跑過去一拳打在王品羣底

胸前，使他跌到門邊上。兩個人都短促地站住不動，終於王笑笑，走了出去。

周：（大叫着奔到門口）老子打死你！

（外面沉寂着。周走回來，走到李底身邊。）

李：（冷酷地）你不必打他的。

周：（默然地看了他一下，悄悄坐下。）

李：你受傷了麼？

周：（指額上）就這里……（大聲）完全是愚蠢到極點的……。有兩個是街上的流氓，打了我反說我打他，拖我到縣政府去！進去了就莫名其妙了。當時有一個警察所長來安慰我，說是對不起我，一定要嚴辦那個流氓——可是不放我出來。晚上就有一個科長來，很客氣地跟我談國家大事，還是不放我。昨天上午沒有人理，下午的時候又來一個什麼專員，接着又是縣黨部書記。漸漸地就明顯起來了。問到你。說是，我是不要緊的，完全是誤會，可是李立人恐怕不同些罷！我說，李立人底爲人，我是清楚的，別的我沒有說過。今天又是一

天。忽然來人，說是對不起，誤會了，可以出去了。（笑）我非常生氣，可是在雨里走了一陣，我倒覺得好笑起來，我倒高興起來了！

李：可是我站在這里，他們也並沒有來。

周：（沉默了一陣）事情不一定得很，比方說，要是那些仁兄不怕麻煩呢？……立人，我看，離開這里罷！

李：是的。不過，暫時還不能走。

周：（默了一陣）我看……立人，我覺得這件事……我覺得很意外，你也許太寬大了，這樣反而縱容了王品羣這種人，並且也害了芝慶的！

李：（筆直地看入了他底眼睛）也許他們是對的。

周：你就這樣使自己受苦，而不反抗麼？很明顯的，你底做人的權利受到了損

害……

李：也許他們是對的。

周：誰是對的？

李：我底意思是，自由，是對的。

周：（想想）這太簡單，太意外了！你就讓芝慶跟他走——我覺得這是可怕的！

李：（燃燒着苦痛的精神的火燄）小時候我就受着虐待，這麼多年來，我也習慣了。

（笑笑）你不覺得這十八世紀的旗幟，自由，在今天也還是對的麼？每一個人有他自己底生命，縱然這生命是盲目的，何況你怎麼能夠肯定別人底生命是盲目的？如果他自己不能負責任，別人是不能替他負責任的。（沉默了一陣，臉上有笑容）我習慣了。多少年來，習慣了打擊，習慣了對於個人的生活不做任何希望，習慣了野獸一般的生活，拚死命地工作，也就習慣了孤獨。在這裏面，也許就是有着一種自我精神，一種對自己的自私的愛，一種苦行主義的傾向；不知爲什麼，提到絕望和犧牲，我們就興奮，並且看見了解放的光明！也許就是我這種傾向使這個女人受苦的。她是奇異的複雜，其實又很單純，主要的，她有憑空而來的無數的幻想，却没有生活！可憐的女人，她不會生活，她底苦痛是在於她不知道她需要什麼生活。其實我明白，她需要讚美，聰明的談話，

需要愛情和精神上的遊戲，資產階級底陳舊的玩意兒，法國文學底色彩，沙龍裏面的柔和的光。可是在中國，這些東西會變成什麼呢？在鮮血和死屍之中，這些東西不能存在呢？我不能和她在這裏妥協，我希望她拋開她底，她却要我拋開我自己！如果我讚美她，我就覺得虛偽，她底銳敏的感覺也發現了我底虛偽。我再三地告訴她：生活！能夠怎樣活就怎樣活，在中國，你要像一個老兵一樣地活，像一個流氓一樣的活，和狼在一起活，你就得和狼同樣地嚎叫。可是她不願意理解這個。實在說，她不需要理解，她需要同情別人，於是她就同情了王品羣。她找不到可以同情我的地方。她看不出我底工作和生活在能夠給她帶來什麼，除非是長期的受苦！（默）資產階級底玩意兒，就還給她資產階級底這個「自由」罷！——多少冷酷、自私的東西自稱反抗社會，他們向他們自己奔去，看不見那個滅亡的！

周：不過，如果她真的是這樣簡單，你不是可以幫助她嗎？……我不大明白……不過我看她也不簡單！

李：她自然不簡單。

周：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人落水……

李：（笑笑）如果是他自己要跳進去的呢？

周：（忍不住地）立人！我替你難過！我不大明白！我覺得你有些冷酷！

李：（慘烈地）是的，我很冷酷，其實我還不夠冷酷。我們底愛人常常正是代表

着舊社會底壓力，常常或者更是我們底敵人！當然，想到這個，是很可怕的，可是既然千千萬萬的人能夠爲什麼而死，我們也就坦然了。我實在像在做着賭博。我要和我底弱點賭下去，甚至用我底生命！有時候我苟且偷生，我常常苟且偷生，想着什麼家庭的溫暖啦，安靜的愉快的生活啦，可是我底心反抗這個！我相信我愛我底愛人，她也明白這一點，可是我更是渴望着我底賭博，我底戰爭底勝利！她如果是我底敵人，縱然是我所深的敵人，她就得毀滅，我要求這個！孤獨，勝利，大的愛情！我常常想：「我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覺醒的人，我等待最後的時間，在那個時間到來的時候，我就一定要勝利！」於是

我聽見整個的人類的歷史對我發出歡呼，這就是我底光榮！

周：（含淚地）立人！我了解你！

李：（默）

周：可是，爲了你自己，叫芝慶回來罷！原諒她罷！

李：這個世界原諒我們麼？我也愛貞操的！兄弟，幫助我，我求你幫助我，告訴我你了解我！（悲涼而壯烈地）到我這裏來，這些天我們就住在一起罷！你回來，我不孤獨了，我們就撤退到這間房裏來，（有力地握住他底手）我們就其同地站在這個窗口，望着這一片土地罷！（悲哀而光輝地笑着）告訴我，兄弟，你了解我！

周：立人！

（默）

（學生們底年輕、嘹亮、而狂暴的聲音，從遠處叫近來：「李先生，他們說周先生出來啦！李先生，周先生……」）

周：（同時）我出來了！

李：（同時）我們在這裏！

（雨聲和學生底近來了的叫聲：「啊，周先生！」……）

——幕

第四幕

一個月以後的樣子。天氣非常悶熱的晚上。周望海已經住在這裏，房間的靠左邊擺了一張小床。房間裏的陳設也略有變動：一切都很大亂。靠牆壁牽着繩子，掛着剛洗的襯衫，各處都積着衣服，報紙，書籍，地面上滿是字紙。晚上的時候。窗外有朦朧的月色，蛙鳴，和隣人們底嘈雜聲。桌上點着煤油燈，李立人在寫着字，但不久就非常疲勞地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外表的樣子是很頹唐的，衣服敞開，頭髮很蓬亂。稍停，周望海上，手裏拿着一個小的紙盒子。

周：立人！

（李仍然迷糊着。周望了他一下，拿着那個小紙盒在耳邊聽着。李立人突然醒來，他就把

紙盒放在桌邊上。)

李：什麼東西？

周：(歡喜地，有些害羞地笑着)蟋蟀！在路邊上聽見叫，捉來的。

李：(疲乏而親切地笑笑)已經有蟋蟀了嗎？

周：小時候，住在山裏，從夏天一直到深秋，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搞這種把戲。在山裏面，要比這裏的早，大門起來也有勁。(拿起盒子來在身邊輕輕地搖着，然後打開來看看。李也走過來看。蟋蟀跳出來，跑掉了。周跳起來去撲捉，一直追到牆壁角落裏。李立人重新躺在椅子裏。閉着眼睛。)

周：(捉了回來)下午我到學校裏去了一趟，要我底上個月的薪水。你底薪水我也帶來了。(摸出錢來放在桌上)這是最後的混賬錢了。(頓)攷卷也交給教務處。請他們攷了以後送給我；這就不再必踏進這個學校底大門。

李：我總還得去幾次的。

周：上午你是到鄉下去了麼？沒有回來吃飯。

李：到劉永吉家裏去了。說是，要佃王家的地種，去年退的佃租子也沒有算清。沒有人認得字，拉我去幫忙的。就一定留在那裏吃飯。女人家，戰戰兢兢地害怕受了地主底騙，其實人家不是已經騙了她了麼？

周：（在他說話的時候走過去在臉盆裏揩了一下臉，然後走過來，默默地躺在他底床上）

李：（翻開書來，但呆望着前面）

周：立人！（坐起來，猶豫着）我寫的那個……你看了沒有？

李：看了。

周：你覺得怎樣呢？

李：（搖頭）我和你底感覺不同。

周：（歎息）可是，……我所以寫那個信給你，因為我說不清楚。你老是不願意談這個問題。我總覺得，芝慶是值得原諒的，她是那麼善良的，你應該給她一條路。

李：我怎麼能夠給別人一條路？你說的那條路，我是走不通的。

周：我看……你很疲倦，身體也不好，應該不要再使自己受苦。你常常跑到鄉下去，我看其實是在逃避自己……我知道你昨天一個人在山坡上望了一下午！

李：我們不談這個問題罷！

周：（沉默了一陣）我底那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李：什麼？

周：關於鄉下的土地關係的。……我想改一改……

李：我看看罷！

周：（從他底桌上翻出文章來）不，你不必看了，沒有意思。

李：（沉默着）

周：（有點激動，下意識地拿起那個小紙盒來放在身旁聽了一聽，然後放上，沉默着，——突

然地）你是不是覺得，這一切都沒有什麼意義？

李：（疲乏地笑笑）我是覺得，各人有各人底路。

周：你是不是以為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及不上你自己重要？……我常常覺得，有多

少知識份子，也只是在口頭上說得好聽的：他們也不過是隨着自己底心情而行動，並不能真正地爲了什麼去行動。常常地倒是拿別人來完成他們！

李：（笑笑）

周：（激動）立人！我也許錯，我並不一定是說你，我明白你底犧牲，可是你想，在這件事上你實在不應該如此。不錯，你是堅強的，可是，讓陳芝慶跌到泥坑裏去而顯出自己底強來，這有什麼道理呢？

李：（沉默着）

周：我一直……崇拜你！我心裏充滿了你底話。可是我不能承認這種事情！我想過了……自然，每一個人都有他底理由，可是如果專門地注意着自己底心情，那就既傷害了別人也使自己受苦。口頭上說的很溫暖的時候，心裏倒常常是極冷的！如果你感覺到陳芝慶底無辜和善良，你就不能這樣躺着而談別的話！你難道不知道陳芝慶還在這個城裏嗎？前幾天我收到她一封信，我擺在桌上讓你看看，你難道真的沒有看嗎？你又未必不知道，王品羣現在是報館的主筆了，正

在和老鬍子勾搭，要回到學校裏去當教務主任嗎？如果他們真的到上海去，那也算了，可是芝慶犧牲了一切，王品羣却又要往學校裏跑，來出賣她！今天她邀我在民衆教育館去談了一下。

李：（默着）

周：她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可是却又不能說出來。最後她才說，她很關心你，希望你原諒她。說了這一句她就走了。如果你聽見她底聲音，看見她底表情，你就會明白你自己的！她是完全無罪——

李：我也是完全無罪的！

周：（沉默，又機械地拿起螺絲來聽着，搖搖它）如果別人悔恨的時候……

李：（嘆息，微笑着）我完全理解你，你比我年青，你也比我強。可是從我底這個地位望過去，這一切祇是無限的荒涼！你說的很對，那麼，真的能夠愛着自己，也愛着別人的人，去深深地愛罷！我倒是常常地並不愛自己，我憎恨我自己！我們是說空話的人嗎？生命會證明的！——愛着自己的，去行動起來，去和誘

惡鬥爭，去抵抗這黑暗的重担，去深深地攷驗自己底愛罷！

（閃爍着諷刺而溫暖的微笑。周低頭沉默着。外面有人敲門聲。蒼老而愉快的聲音。）

老：李先生在家嗎？李先生！

李：哪一位？

（程學陶底父親，鄉下的小康的純樸的老人推門入。健壯，穿得也整齊，手裏拿着一個白

布包裹）

老：李先生！哦，周先生也在！

李：哦，程老伯伯！（振作起來）你請坐。（走過去倒了一杯水）

老：（喝了一口水，親切地笑着）這一年來，我家程學陶辛苦了李先生跟周先生。多

少事情都虧了先生們，我家那個孩子，天份也還不錯，祇是不肯用功。

李：他還蠻用功的。

老：都虧李先生跟周先生引他上路。不是說的話，本來呢，是回到家裏去就要茶要

飯，什麼事都不願做的，上個月李先生來過我家，跟他一道到田裏去走了一

趙，就也肯做事，也高興下地裏去招呼招呼啦。這兩天他病了，爬不起來，聽說李先生不大舒服，就記掛得了不得，我就說，我還沒有上李先生府上拜望過呢，我去看看李先生罷！

李：真是不敢當！

老：真是叫這做什麼世界啊！爲了學生，周先生上回吃了那麼大的虧！我們學陶聽說二位要離開學校了，就難過的了不得，叫着說下學期不唸了，到上海去做工去。

李：（大聲歎息）

老：不瞞李先生跟周先生說，我們家呢，就祇有這麼一個兒子，家境雖不好，他媽却寶貝得了不得，聽說他要到上海去，就又哭又鬧！唉！我說，這不過是一句話罷了……要是李先生跟周先生去勸勸我們學陶……

李：我們要去看看他……老伯伯，我看，現在的年青人，還是讓他們自己去闖出天下來罷！不是嗎？好壞都是他們自己的。

老：是，是，自然！我也是這樣想哪。就是他媽牽掛掛的。

李：（憤發地）老伯伯，你比我們懂的多，也見識的多，不是嗎，幾十年來世道變了，年輕人也再不能守在家裏了，中國這個社會沒有從前安靜了。就是稍微有一點田地，指望辛辛苦苦地過活，都不能稱心的。就看這個地方罷！地主底把戲有多大？捐稅有多少？多少不像話的事情，多少人被逼死，逼瘋，這就叫年青人睜開眼睛來啦！人活一生總得有個道理，死也要死得明白，這個，現在的年輕人是懂得的。我看，他們多半不是胡來的，胡來的祇有那些靠着祖先吃喝

的混蛋！

老：是啊，李]先生。……李]先生，這兒有一點東西，（打開包裹來，迅速地

把一些雞蛋和一句雜糖之類的東西放在桌上）我們小孩孝敬李]先生跟周]先生的。

周：不，這哪裏行！

老：（沉默了一下）李]先生，你人太好啦！你太老實啦！

李：（沉默着）

老：（不知怎麼說，熱心地，重複地）你太好啦！你太老實啦，別人總欺你！要是我，不得答應這種東西的！

李：（痛心地，有點嚴肅地）老伯伯，我並不老實。

老：（大聲歎息，慈禧地）我懂噢！上回你一到我們家去，我就說：唔，這是一個厚道人。唉，也還是年輕啊！年輕人，你自己吃苦，別人高興，你把身子弄壞了也沒有管你……

李：（笑笑）別人也不會高興的！

老：啊！是的！都是年輕啊！好，幾時到舍下來玩。（親切而又頗世故地笑着，下）

李：謝謝你了，老伯伯！

（周和李送他到門邊。李轉回來走到桌邊，顯然很激動，周則顯得很沉重；在李和老人整個談話中他都是沉重的。沉默了一陣。）

周：（抬起頭來）立人！你對程學陶底父親也是這樣說，我懂得你爲什麼，可是老人家是不會懂得你的。

李：你說什麼呢？

周：你受傷太重了，你還要逞強，要替自己把退路都斷掉！剛才我想起一篇東西來。在安得列夫底往星中裏面，寫着一個老天文學家整天地祇注意天空裏的事，連死去了兒子都壓迫着自己毫無感情。可是他底媳婦不能忍耐了，即使山下面很痛苦，即使自己所愛的人很墮落，她也要下山去！因為那究竟是人，老天文學家却向着天上的星球歡呼，追求那個偉大的東西。他看不見「人」。那麼，即使那追求的是如何的偉大，聽起來也有點空虛罷。而那個女人向着墮落的「人」走去，却是真實的。好像魯迅在哪裏也說過這個。你覺得怎樣呢？

李：可是我們並不是向着天上的呀！

周：你難道不了解「人」麼？你難道不了解芝慶麼？立人，你煎熬你自己，你太難過了。我們準備離開這裏，可是我們總不能丟下一個「人」！如果真的這樣，你以後是不會再過正常的生活的。

李：（譏嘲地）好兄弟，你是在戀愛呢！

周：（受不住了，默了一下，冷冷地）你說過的，各人有各人底路！（迅速地推開門走了出去）

李：（了解而苦痛地笑着看他。然後呆站着。然後走了兩步，慢慢地去收拾桌上的東西，但忽然地又把它們故意地弄得更亂。開始了激動的顯露，疾速地走過來走過去，碰碰這樣東西，又推推那樣東西。忽然自言自語。最初是一些跳躍的，短而有力的句子——完全沒有感傷的情感，毋寧是帶着憤怒。）你們不覺得你們底主人已經離開了你們罷！……請原諒我罷！……我相信將來的人們會生活得不同一點！……（較低的、沉靜的聲音）我希望脫離這一切，我希望到西藏，蒙古去……小孩子騎着一條橇子當火車，很熱鬧地開起他們火車來……騎在橇子上，到了上海，到了廣州了，……我也這樣地在開我底車子……（重又帶着冷的憤怒）我同情你們！（碰碰桌子）你寂寞嗎？（看看熱水瓶）不寂寞嗎？人！生活得很可憐，很微賤。人！應該生活得尊嚴而高貴的！（高聲）人？誰是人？人在哪裏？你說「人」，可是這個周圍有沒有稱得上「人」的人？……（疾速地徘徊，站住，沉思地搖頭）我們並不是

向着天上的——我們底聲音也並不空虛！……（望着前面，走向陳芝慶底畫像）我愛嗎？是的！那麼我錯了！我不肯承認錯誤！……永遠糾纏着的痛苦，一生的悔恨！爲了自己內心的驕傲，我把她丟給騙子，我害了她！我應該強迫她走對的路，走我們底路，直到老年，直到我們軟癱了，牙齒脫落，脚步蹣跚了，我們互相攙扶……（無聲地哭着）那時她就會回想起來，而害怕她走過來了的這個可怕的深淵，我也會滿意我自己，在生命底暮年得到內心的平安。我們適當其時地妨止了罪惡。人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人也並不要神底渺茫的偉大。應該同情人類，愛自己和自己底愛人，不要太嚴酷地試驗他們。……人不神，不應該像神一般驕傲，我也不要這種驕傲，我也不要勝利，我祇要得到看顧和愛……家庭的溫暖，善良的人情和友誼。我們可以平靜地生活，甚至於不感覺到時間底壓迫。……我要去，我要去找她，告訴她，我明白了，她底要求是對的，我再不拒絕，再不試驗自己了！我要求她！我底親愛的人，我能夠付出一切，也拋棄一切，我們不能冒瀆不可知的意志！……（長久的靜默，忽然地

抬頭來)可是人就是神!人必需完成自己,完成歷史,完成神!人必需有這種驕傲,去試驗自己——爲了自己,爲了將來!你不能指望這種平庸和懶惰,你不能也像我們底父母一樣地空虛地消失在泥土中,你更不能——你沒有權利自私,沒有權利否定一切聖潔的鮮血,血不能白流!(大聲)人們在這一大大片土地上爲理想而死,於是人類覺得歡喜和驕傲,昇高而成爲神!不然我們底生活有什麼價值?……我有力量嗎?(低頭,又忽然地)不!我有這個力量!——過去一切偉大的靈魂,現在和未來的一切英勇的弟兄們,請你們幫助我!

(默。呆站着。然後坐下,凝望着前面。忽然門被推開了。陳芝慶上。穿着黑色的衣服,給人以蒼白而冰冷,但又好像火燄的印象。李猛然認出她,起立。)

李:(悲痛的大聲)啊,你回來了!

陳:(小聲,壓抑地)立入,我——我回來了。我來看看你。(迅速地盼顧)啊,房間裏弄得這樣亂!

李:(衝動地)我在等你,我知道你要回來的!

陳：（奇異地笑着）是的。我知道你在等我，你相信我要回來的。……（盼顧）我想

跟你說……立人，你好嗎？

李：芝慶，一切都明白，不要說了，讓一切過去罷！

陳：（迅速地）可是永遠不會過去的！

李：（熱誠地）會過去，會過去的！

陳：（憐恤地笑笑）你坐下，安靜一點。（又盼顧）你這些天還好嗎？你很憔悴。

周望海他是和你住在一起了嗎？是的，他已經代替我在你身邊了。我現在歡喜他，覺得他是你底真正的朋友。我底孩子！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個孩子，他不懂得生活，不能夠沒有人照料。

李：（注意地看了看她）芝慶！

陳：（頗久的靜默之後。在靜默中，她是和心底陰暗和肉體底苦痛鬥爭着的。）是的，一切都明白，我從開始就覺得這很可怕。我知道這錯了。我現在回來，希望你原諒我，希望你好好地聽我說一說！

李：（苦惱地）難道你祇是回來談一談的嗎？

陳：（暗示地）立人，不要再傷害我了，也不要再妨礙我說話了。我求你……（極震動）立人，一切你就會知道！（頓，喘息着，然後用着急迅的語調）立人，你知道，我愛你。

李：我知道。

陳：我們都太驕傲……（喊）立人！（撲向他，伏在他底肩上）我們完了！

李：（撫她，但一面帶着冷靜的審察）不，沒有！

陳：是的，沒有。（大聲）我們底生活，我們底愛情永在！現在你回答我，你饒恕了我嗎？

李：你理解我，不該這麼說！

陳：不，你一定要回答！你不能，一點都不能騙我，因為你過去從來不騙我，你是我所遇到的唯一的一個沒有騙過我的人！你說，饒恕嗎？

李：我饒恕一切！

陳：（仰着臉，歡喜，稚氣的神情）我感謝你，上天也會感謝你！立人，我底孩子，

我現在已經懂得你底路，懂得人們，也懂得我自己了！這一個月我懂得了這麼多！並不是他騙我，騙我的是我自己，我太脆弱。我希望你不要再對他追究，正因為輕視，或者因為愛和了解，我們不追究，你答應我嗎？

李？我答應你。

陳：（可憐而又歡喜，極大的生命的沉醉）立人，你是知道我，愛我，明白我底一生的唯一的人，你是嗎？你是多可愛，多麼誠實，我沒有錯。我了解你，你相信嗎？我總是覺得你是我底孩子，需要我底看顧，我多希望為你而犧牲，你相信嗎？可是，不知是怎樣，我總覺得你不需要我底犧牲，於是我就苦痛，你了解這個，對嗎？所以我們底結婚就仍然還是一個錯誤！我們不該害怕現實：我們原來就應該互相在遙遠中遺忘，或者在遙遠中相愛的。你知道我，從小我就受了那種書香家庭的教育，我是所謂名門的女兒。我雖然和這個家庭鬧翻了，可是我終究覺得我底血統是高貴的，我不是下流的女人，你覺得對嗎？我底弱

點，或者我底錯誤恐怕就在這裏。我常常看見人世是空虛的。我們這些人，都是知道得太多，太脆弱了，多少帶着一點虛無主義的色彩。我相信虛無。托爾斯太說：那個存在，是偉大的空無。我一切都不相信，却勉強地歡笑，度過了底青春。我成熟得太早了。童年的時候我就嚮往高山上的廟宇，和荒野中的墳墓。你說的，這個時代告訴了我們很多東西。它告訴你那麼多的東西，却告訴我空虛！我從舊社會出來，却看不見新的生活！我本來希望我可以爲你犧牲，或者你可以改造我，可是生活完全不是這樣，我沒有了犧牲的熱情，你也不能顧念我。一個女人她必需爲了什麼，你覺得這對嗎？也許我底神經有一點變態，我所受的刺激太深了。立人，我愛你，（熱誠地）我深深地愛你，可是你給我底刺激太深了。所有我底一切，我必需自己覺悟，我最害怕別人在我先說了出來。這傷害了我！我是一個脆弱的小女人，我發覺我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多餘的人。我曾經立志做你底好妻子，做我們孩子底好母親，就像你在結婚的時候說的要我做我的好丈夫一樣。可是，我生怕不能做到，我想着想着，

想得太多，把原來的意思反而忘記了！（默。恍惚，忍受不住地掙扎着、喘息着）立人，我底孩子……我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你原諒我嗎？……我們已經……我們在僅僅有的一點時間裏不要再提起過去的事來罷！我願意忘記一切……（喘息）我是就要忘記了……

李：是的，忘記！芝慶！（抓着她底手而望着她）

陳：（大聲）我是被侮辱被損害的！（頓，看看他）我是你底不貞的妻子，可是，我永遠是你底妻子！

李：（恐懼）芝慶，你……你究竟怎樣啊！

陳：（喘息着，迷亂地站起來）我……我怎樣？

李：你說，你不是回來了嗎？

陳：（壓抑着）我？是的，我回來了……永遠回來了！

李：你剛才說，我們底結婚仍然還是一個錯誤，（悲痛地）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

你就不能也原諒我嗎？

陳：（默然，顫抖着，壓抑着肉體的苦痛，臉色異常可怕，微弱地）我……原來沒有臉再見你！

李：（大聲）你怎樣了，芝慶？

陳：（避開他底眼光）立人……我希望：完成你！（看着他）使你知道，這個時代，也有好的，美的，美的，……尤其是你愛過的人，……我希望，……啊，立人！（撲跌在他底懷中）永遠地再見了！記住！我是用我底童貞來完成我們底結婚的，如今我被毀了！

李：（厲聲）芝慶！芝慶！

陳：放開我……（火熱地顫動着）讓我看你！……我底孩子！親愛的朋友！真正的人！（跌在椅子裏，仰着頭，喘息着。但隨即掙扎起來）我要去看看那神聖的房間，（向內跑）我們同居的……（欲倒，衝進去。李追着她瘋狂地大喊着）

李：（在內）芝慶！芝慶！

陳：（在內，慘厲而又甜蜜）我從前是一隻雲雀！我被人歌頌爲一隻雲雀，在光明的

天空中飛翔歌唱……（大喊，漸弱）立人！救我啊！救我，我要活！我要生存！要看見人，太陽，光明……

（靜。又傳出了她底掙扎的聲音。周望海在她叫着最後的話的時候就進來，驚駭地站住聽着，然後快步地跑了過去，迎着了從裏面發狂般衝出來的李立人。）

李：（迷亂地）望海，你……去請醫生！（隨即奔進去，大喊）芝慶！

周：（不覺地驚叫）啊！（立刻跑了出去）

李：（出現在門邊）望海，回來，不必了！

（少停，周轉來，跑過房間，在房門口站住，然後肅靜地入內。李走了出來，呆站着。周出，同樣地呆站着。李展開了手中的揉成了一團的紙頭，發着抖看着。李看了又看。長久的靜寂。忽然玉品羣緊張地推門上。周和李看着他。他站住，呆看着他們。）

周：你找誰？

（李看着王，無表情地指了一下房內。王猶豫着，終於慌張地走進內房。傳出了他底野獸一般的恐怖的喊聲；「芝慶！」少停，默默地走出，呆站着。在這個時間裏，李似乎得到

了勇氣和尊嚴的力量，堅定地站着望着前面。）

王：（害怕，虛偽，痛苦的小聲）我沒有眼淚……（頓）我不相信她會……

（李對周遞過陳底遺書來。周接過，看了一下。）

周：（唸）唯一值得紀念的人祇有你。饒恕你底不貞的妻子。她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她是這個時代底犧牲。她現在永遠地回到你底身邊來了，無論什麼也不能再損害她了。我永遠愛你。請你答應我，也原諒我在我們底神聖的床上死去！你是寬大、高貴的，我底死也並不是黑暗的，她是光明的，她完成你。向你底目標前進！勇敢地生活下去罷！不必追究那無聊的人，因為我已經用我底生命補償了一切。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唸完，冷冷地看着王。靜默。）

王：（呆站着，要哭出來了，但又呆站着，忽然慌亂地走向李，向他伸手。）

李：（呆定地看着他）

王：（害怕地縮回手來，失神地笑笑，微弱地）我不想替我自己辯護……我希望你總會明白……芝慶跟我說過，她很怕你。她太任性……

周：請你不要污蔑死者！

王：（失神地笑）我不辯解……我希望我能……哭一哭！（向內走，但又恐怖地站住。忽然又錯亂地走來向李握手。李呆定地看着他，他笑笑，往外走去。）

王：（在門邊）我希望時間會證明我。將來，我們也許還會再見。（下）

李：（大吼）我要殺死他！（向外奔去，但周猛力地抱住了他。）

周：立人，讓他去罷！他會自生自滅的！

（默）

李：（急跑入內，即出，倒在椅子裏）……我也——完了！這賭博……太可怕了！我總以為，你會回來，你會回來的！（可怕地仰着，呆定的望着空中。長久的靜默。周走到他身邊，彎下腰來，扶住他底肩頭。）

周：立人！

（李不回答）

周：（長久地扶着他而看着他。又喊了一聲。焦急地走開去，走到桌前。又走回來，扶住椅

子，一面把手放在他底肩上。）立人！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是到後來才慢慢地看見這種衝突，這種不幸的。你却一直明白。立人，我對你說什麼好呢？……後來我誤會了你，我不明白你底高貴的心。現在我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人是必需這樣堅持的！我能夠跟你說，在將來，在我愛着和恨着，必需有所選擇的時候，我也能——我希望我能夠和你一樣！（站直）我們冷酷嗎？不，我們能夠愛！（傾向他，撫摩着他底肩膀和頭髮，並拿起他底手來）立人，我們已經準備離開這裏了，我們一同去罷！不管到哪裏去，去生活，去再開始生活罷！……立人，你底頭髮花白了，你底肌肉鬆弛，你蒼老了。沒有人愛你了……可是，會有人愛你的，會有人愛我們，有無數的人愛你，愛我們，我們底聲音會達到將來，我們底子孫將要以我們底戰鬥爲光榮！現在的社會已經崩潰了，人們已經墮落了，可是在將來，他們一定要被更快樂更有希望的人們替代，那麼，我們就毫無遺憾地被埋葬掉！我也許沒有權利說，可是你比我更知道，一切痛苦都帶來多少好處！過去和現在的痛苦成熟起來，將來就充滿希望！在這

個時代，我們有無數的弟兄，他們在前進，他們會愛我們，了解我們，需要我們的！你會再年青，她底聖潔的靈魂也將永遠安息！

（李緊握着他，坐直，望着前面。）

——幕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月

52

71607

正誤表

頁
一、二、四
三、五

行
九、六

字
七、一

誤
大門
他們火車

正
大，門
他們底火車